

春雷

MIG

I234.5

497

春

——新的傳奇

雷

吳天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3 2168 3559 9

人物

王殿虎——駐軍司令，五十餘歲。

菲 莉——他的姨太太，三十七歲。

王樹本——殿虎的養子。

何正明——菲莉與前夫所生子，二十一歲。

何招弟——他的妹妹。

余太太——正明的姨母。

余一清——她的兒子。

余麗珍——她的女兒，廿四歲。

老 張——王公館僕人。

阿 四——王公館僕人。

衛 隊

羣 衆

佈景

第一場 王家花園一角，井邊，夜三時。

第二場 王家內廳，次日上午。

第三場 正明姨母家，當日黃昏。

第四場 王家花園一角，井邊，當日午夜。

第五場 王家內廳，幾分鐘之後。

第六場 王家花園一角，井邊，緊接上場，黎明前。

時代

一九二七年春三月。

地點

江南某大城市。

第一場

王公館花園別墅的一角。三月的一個深夜。按照季節，該是春天了，但是這兒全談不上，並無春的消息。黑漆漆地，天上沒有月亮，連星星也是三五零落可數。一切的東西，都黑魃魃地看不清楚，顯得那樣陰森可怕，猶如墓地。到處都充滿了恐怖，似乎隨時會有陰魂魔鬼出現要攪人的樣子。

仔細看去，才可以分辨得出這原是極為幽靜典雅的地方，後面偏左有松柏垂柳掩映着花廳的一角，但是由於缺少修理，人跡罕至，因而樹木凋零，雜草叢生，一切都是荒涼寂寞。

花廳前藤羅架下原有的石桌石凳已經殘缺不全。右面柳樹下有一口古井，顯然現在已經不供人吸用水。井旁有頹碑敗瓦。蔓生的蓬草幾乎掩蓋了長有青苔的井欄。井後則是迷漫的叢樹。

亂草有幾處被人踏過，看得出這兒曾經發生過什麼動亂。井旁有碎石子鋪的小徑直通到花園其他地方。

約摸是夜裏三點鐘，寒風料峭，除了一二聲草蟲的鳴叫和遠處的梟鳥聲外靜悄悄地，時間像是凍結了，死了。

幕開時，在蒼茫的夜色中，藤蘿架下站着三個人，他們是：王家大少爺樹本和兩個僕人。這位少爺是一個有着魁梧體格，身材高大的青年。今年二十五歲。雖說是長在有錢的人家，可是因爲一向在學校裏讀書，不大懂得世事，滿臉稚氣，人家都說他傻，在大學裏大家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傻大個」，其實他並不傻，只是有些事想不通吧了。他穿一件當時極爲流行的皮短衣和藏青嘜襪袴。他身後的兩個僕人，一個年老，有着花白的鬚鬚和頭髮，穿一件黑長衫，紮脚棉袴，雙襪鞋，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個老人家。另一個年青的僕人，則穿着一種類似號衣的短服。這時，他們的臉上同樣流露出恐慌，眼睛畏懼地東溜西溜，有一種東西侵擾了他們，使他們神色不定。只有樹本不同，他是思考而好奇地緊張着，他的手裏拿着一柄槍，年青僕人手上則提着一隻搖搖欲墮的燈籠。一圈微光照着他們的身影，身外是遍地黑暗。

樹本（站在最前面，眼睛凝定在井邊樹後。半晌，彷彿看見了什麼，低聲對僕人）別動。

老僕（茫無所見，畏怯地）什……什麼？

樹本（禁止他發聲）噓！……

青年僕人（疑懼地）少爺，您看見了？

樹本（指着遠處，低低地）那……奇怪！

老僕 (伸頭探視) 在哪兒？在哪……？

樹本 那條小路上……樹後面。(對老僕) 老張，你沒看見？

老張 我……我……

青年僕人 是的，(嘩噓地)……是有……那麼一個影子……好像……是的……

(退回來要走)

樹本 (走上一歩，拉着青年僕人) 阿四，你向那邊看，(用手指) 那邊！

(遠處有更聲。)

老張 是的，正是這時候，總是敲過三更以後……。

阿四 (真也看見了什麼，驚惶失措) 哎喲！可不是……「那話兒」來了。

樹本 不要響……這是不可能的。

老張 是的，少爺，就是那樣！我看見過好幾次，長長的，沒有頭，沒有臉，全

身墨黑……

阿四 瞧，他停住了，在那兒找什麼……不，他在走……(嚇得抖抖索索地) 走

向我們這邊來了。(懇求) 啊！少爺！你……(畏縮在石凳上)。

樹本 (逼視，不動) 已經走過花臺，在白楊樹後面……被槐樹遮了……。

阿四 少爺，你已經看見了！我們還是……還是走吧！(希望少爺放他走)

樹本 不行，還沒有弄清楚……他好像聽見了什麼聲音……。

老張 停着不動了。

樹本 向四面看，……我看不見他的臉……。

阿四 沒有頭，……少爺……我們……（欲走）

樹本 （喝住）站着，你要幹什麼？

阿四 （顫聲）還是避開的好！少爺……我們犯不着跟鬼打麻煩。老天爺……。

老張 我們沒有做過壞事，他不會跟我們做對。

阿四 （着急）可別惹着他，少爺……少爺……。

樹本 （不理）走過來了，穿過那叢槐樹了。

阿四 快……快走……還來得及！

樹本 （熱衷於走來的東西）什麼……我聽見他在說話……他說什麼？

老張 手伸向前面摸索，好像還拿着根棍棒。

阿四 那是哭喪棒，死人用的。

樹本 過來了……近了……更近了……（恐慌地躲到老張身後）。

阿四 啊！

樹本 （衝前一步，舉起手槍，對遠處）站住！我命令你站住，不怕你是什麼妖

魔鬼怪，你也該知道手槍的利害！

老張 他還是向前走着，全不理會，我說，少爺……

樹本 （對外）我再說一句：馬上站住！要不，我這顆子彈會馬上打穿你的腦殼。

阿四 鬼！鬼是無形無影，不怕槍子的。

樹本 少囉嗦，拿燈籠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東西。

阿四 是！（顛巍巍地提起燈籠）

（一陣風，將燈籠吹熄）

阿四 （大叫）哎喲！（畏縮一團）

樹本 你這傢伙（仍然向前看）他走着，一步一步地！頭也不回，可不是向我們這兒走來了！

阿四 （語無倫次，喃喃地）鬼沒有頭……一個骷髏頭，頭是怕鎗子，槍子怕頭的……

老張 什麼？阿四！

阿四 一定，老張，他是要回到井底的窩裏去了，（抖索着，看井）現在被咱們老爺堵上了，那他……他不……

樹本（對外）你是什麼陰魂魍魎？敢到我們家花園來行兇作祟，你說，你說！

阿四 少爺，鬼不懂人話，他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樹本 這！這！（對外大聲）你再走一步——

老張 少爺，你得看清楚。

樹本（稍和緩，思慮地）是要看看清楚……

阿四 瞧，他還是向這邊走。

樹本（怒）渾蛋！不信制不了你！停住，馬上停住，回我的話，你不停？……

看我打死你。

阿四 少爺！你……你打不死他。

樹本 爲什麼？

阿四 因爲，因爲他，他已經是死了。

樹本 混賬東西！（衝出跑到樹後，沒身在黑暗裏看不見了。）

老張（要追蹤前去）少爺！……少爺！……（拉阿四）快去，跟着少爺！

阿四（不走）這可不是好玩的。你……

老張（向前看了一眼）跑到樹後邊去了。

（鳥叫）

阿四 (停步) 哎喲！什麼聲音？

老張 是你闖的禍，還不快去看顧少爺！

阿四 (不動) 誰能夠跟着少爺那股傻勁兒跑，什麼事都要追根究底。我們怎麼……怎麼鬥得過它……它是刀槍不入……

老張 (埋怨) 真是……怎麼想得起來的？少爺學堂裏剛回來兩天，你就帶他到這兒來，你不是不知道，……這兒一直鬧鬼。

阿四 是他要來的，他說他不怕，洋學堂的老師都說過，沒有鬼。我說，我看見過，我不過隨便講講，他怪我疑心病，我說：不信，夜裏你到這井旁邊走一趟，他當真就來了，要查看查看。

老張 還拉了我們。這一下可好了，真遇見鬼了，回頭要是出了什麼亂子，老爺問起來，該怎麼說？總是我們當下人的倒霉，老爺的脾氣你比我知道。

阿四 (怕) 那……那不能怪我……

老張 二太太準是被它迷死的！你告訴少爺沒有？二太太是投井自殺的。

阿四 那怎麼敢說？老爺不是關照過，不許在少爺面前露一句口風。

老張 那你爲什麼引他到井邊來？

阿四 不是我，是他自己要……(一提起井，毛髮悚然，對着井) 井，這個井黑

洞洞地，好怕人，要不是二太太死後，老爺發狠堵上了它……

老張 可不就爲了這個，我看是老爺失着，「牠」沒地方上窩，還不跟你攪上了。

阿四 找不到替身，它是不會放手的，就這末一個又一個的……（突然）什麼？

（好像看見了什麼）那……（指井）……

老張 （也對井看了一眼）呀？……沒有啊！

阿四 好像……好黑啊！我看不清楚。

老張 把你的燈籠點起來。

阿四 （恍然）對了，對了，我怎麼忘記了點燈籠？傻瓜！（摸衣袋）我的洋火？他媽的，洋火到哪兒去了？我明明帶了出來的。

老張 （檢出一盒火柴來。）我這兒有。

阿四 （接過來）快劃起來，要是有點亮！（顛巍巍地，劃了一根火柴，馬上給吹熄了，大驚。）不好，這陣陰風，不是……來了，來了！（燈籠落地，不願，要走。）

老張 在哪兒？

阿四 （亂指）這兒！（又指一處）這兒！（但是全沒有）快走！

老張 聽！

(靜悄悄地，沒有聲音)

老張 我好像聽見什麼聲音。

阿四 快走吧！嚇死我了。

老張 點起燈籠找少爺一起回去。(拾起燈籠點燈)

阿四 (無可奈何地) 好……好吧！真是傻，傻少爺，不信鬼，要捉鬼，反給鬼捉了去。

老張 走啊！

阿四 你先走。(老張在前面走，他看看後面，又害怕起來) 你等一下，你走在後面好不好？燈籠讓我拿着，我走前面。

老張 (給他燈籠，自己走在後面。) 年青小夥子，這末不濟事，害怕得像什麼似的。

阿四 不是怕，你們老頭子，自然不同了，你們跟鬼近乎些。

老張 你說什麼？

(風聲)

阿四 沒……沒說什麼，快走！快走！(直向小路走去)

(有足步聲)

老張 (停住) 誰走來了？

阿四 啊！(要跑)

老張 給我燈籠！(接了向前照看)

(樹本從樹後走了出來)

阿四 (喘了口氣) 少爺！

老張 看到了沒有？

阿四 到底是什麼樣兒？

樹本 (坐在井欄上) 追到那兒，就不見了。

阿四 鬼比人跑得快，少爺，你是追不上的，他會變，說不定會變一隻貓，一棵

樹，把你迷惑着，你要是追下去，會上他的大當。

樹本 (沈吟) 這……不大像鬼……

老張 怕是少爺陽氣太盛，把他沖散了。

樹本 我想也許是個小偷。

阿四 小偷？少爺！不信鬼，可隨你，小偷，絕不會是。他敢跑到咱們司令公館

裏來？「老虎」他會不知道？他有幾顆腦袋？敢到「老虎」頭上撲蒼蠅？

老張 鬼總是有，少爺！還是回去吧！

樹本 不用管我，我在這兒想。……

老張 阿四，總是你不好，瞧，惹得少爺死七八賴地坐在這兒發傻氣。

樹本 （不高興）你說我傻？

老張 不，少爺，我沒有說，少爺，我是說，是說……

樹本 說什麼？

老張 我是說……說……跟鬼鬧總有點傻，傻……少爺！

樹本 （憤怒）你還說！

老張 小的不敢！

樹本 那你就待在這兒，不弄清楚這件事，不要想回去睡覺。

老張 （無法，坐在石橋上）是，少爺！

阿四 那末我……

樹本 你也得留下。

阿四 （毫無辦法，只好硬着頭皮）好，我陪着少爺！（傍着老張也坐下）

樹本 （自語）完全是不合學理的，反科學的事。（突然）老張，依你說，一定

有嗎？

老張 這……這……少爺！我不能騙你，我在公館裏服待了二十來年了，裏裏外外的事我全知道，鬧鬼是老早的事，不過，從前大家都只是嘴裏說說，最近就真有人看見了。

樹本 儘是些誰？

老張 比方我，就親眼看見過，這不會是假的。從前老爺不相信，現在他也信起佛來了。

樹本 （搖頭）要是真有鬼的話，我就跟他……哼？

老張 （着急）少爺，你……

阿四 （有機可乘）還是明天再來吧！多叫幾個人來，就是遇着什麼，也不會喫眼前虧。

樹本 （自己捉摸不定）是鬼還是人呢？你們誰給我把那個大電筒拿來。

阿四 （趕快接上）我去，我去！

樹本 好，趕快！

阿四 那一定，少爺，我跑得不會慢。

樹本 少廢話。

阿四 是，（對老張）燈籠！（提了燈籠頭也不同地向小路走了。）

樹本 有了電筒，那怕老遠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燈籠簡直不濟事。

老張 看見了，少爺，你可別嚇着。

樹本 不會的，你怕嗎？

老張 我不怕，反正是半截下了土的人了。

樹本 那你說說看，你看見的鬼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坐下）

老張 那……那……

樹本 （看見他站起來又蹲下去，用手撫摸）幹什麼？

老張 找洋火！（摸着落在地上的火柴）在這兒了。

樹本 你說啊！

老張 （掏出煙袋，點着了煙，也坐下）我原也不大信，可是有一天，我晚上到

花園裏來有事，路過這兒，忽然聽見有悉悉索索的聲音，我定眼一看啊，對

面迷迷糊糊地有一個……

樹本 什麼？

老張 （指井邊）就在那兒，喏，那個井欄後面，我早聽見他們說過了，這井邊

有點不安靜。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自從我們一伙的李貴榮死在井裏後……

樹本 不要把話岔遠了，我問的是鬼，這是問題的中心……

老張 對了，對了，我正說着它呢！那天我因為給太太拿東西，走過前面那條小路，也是這樣的夜裏，也是這種天氣，又冷又黑，只聽見這兒有腳步聲，嚇得我汗毛直豎，我回頭一看，哎喲！……

樹本 怎末了？

老張 黑天黑地看不清楚，我本來要跑，可是一想，好在已經是半世人啦，看看又有什麼要緊。於是我就躲在樹後，啞，就是那棵大柳樹後面，連氣都不敢透，眼睛直往那聲音響動處瞧，一直看到那口井邊。（指井）

樹本 你看清楚了沒有？

老張 只看見那東西慢慢地走來，直挺挺的身體向前移動，嘴裏還噙噙咕咕地說話。

樹本 說什麼？

老張 聽不大清楚，好像是……

樹本 呀？

老張 聲音好熟。

樹本 可是你那二十年前同伙李貴榮的鬼魂？

老張 不像。

樹本 那麼是……

老張 我拿不定，好像是……我想我看見的，一定是你們王家的祖先，因為那模樣兒很像老爺……

樹本 (笑)說了半天，全是胡話。

老張 我敢賭咒。

樹本 不用，阿四跟你說的完全兩樣。

老張 他沒有親眼看見。

樹本 那還不是你的心理作用！

老張 就只一點，不知道是好兆還是惡兆……

(阿四拿了電筒跑上)

阿四 少爺，您的電筒！

樹本 (接過電筒)不是這個，我要那個新買的。

阿四 我……我怕驚醒了老爺……

樹本 好了，好了，這個也一樣。

阿四 少爺，還有什麼東西要拿嗎？

樹本 沒有了。

阿四 那末，……明天一早……老爺還要……（遠處更聲）怕四更了。

樹本 你是怕？

阿四 不，……不怕。

樹本 你要走就走好了。

阿四（如獲天釋）少爺，你答應了？那，我走了，你也該早點安息！（馬上溜煙跑了）

樹本（起立，電筒遺在石上；對阿四背影）膽小的東西，這末不中用。（對老

張）你們都是這樣見神見鬼的，照你們這末說，哲學科學該沒有，要讓給神

仙活佛了。

老張（無可奈何地）唉！說給你也不信，少爺！

樹本 除非我親眼看見，我要研究研究。

老張 那末剛才……

樹本 這一次，用電筒照着，開槍，看他逃到那兒去？

老張 你可不能開槍，回頭驚動了老爺。這兩天，外面革命黨鬧得他老人家覺都睡不安穩。我看他精神大不如前！老是光火發脾氣。

樹本 我也許不開槍，本來也只是嚇唬嚇唬它……

老張 那……那……

樹本 還有什麼？你還不是怕得罪了它。

老張 少爺，你沒有看見，那模樣兒……那模樣兒……

樹本 夠了，夠了，什麼全身漆黑，青面獠牙，大頭鬼，小頭鬼，活無常，摸壁鬼，……總是那一套。

老張 這可是千真萬確的。（忽然指遠處起立。）瞧，那兒，走來的可不就是？

樹本（跟着瞧）這一次絕不能讓它跑掉，你看定了。（握槍）別讓它逃去了。
老張 來了。

樹本 他是在對人說話。可是沒有人啊！他手裏拿着根拐杖，剛才逃跑了的就是他。

老張 一個月前我看見的也是一模一樣。

樹本 混賬！（要開槍）

老張 別忙，少爺！等他走近來看準了再說。

樹本（點頭）好，你說得也有道理。

老張 您看，準是僵屍，直挺挺地朝前走。

樹本 真會有這樣的事？不，……要是他是個孤魂野鬼，我要問他爲什麼在這兒

每夜鬧事？弄得全家人神不安，要是他是個惡鬼，我們就跟他大打一場。

老張 藏起來，少爺，他已經快到井邊了。（拉了樹本藏身黑暗中）

（果然，隨着一陣風，一個黑影子在柳樹後面出現，長而高大，看不清眼睛鼻子，手裏支一根手杖。他僵直地，緩慢地，一直線走着，不看着任何東西，然而他自有走路的路線。陰森森地，冷氣充滿了空中，靜寂得一切像是全死了，林中幾聲鳥叫，咕咕地猶如鬼哭。他走向井邊，伸直了手，向前試探，樹本和老張緊挨着躲在破石桌後面。）

樹本 真的，一點兒不假。（向老張，低低地）這……這……（狐疑地）怎麼一

回事？……

老張 （低聲）他看見我們了，他臉向我們這邊看。

樹本 不要讓他看見，他的頭上全是黑的，像是罩了一層布，分不清眼睛鼻子。

他轉向那邊去了，他對着井說話。

老張 （低聲）完全一樣，那一次……

樹本 聽他講什麼？

老張 要是他在陰間短什麼，我們可以叫紙紮舖做一點兒東西燒了給他，超渡超渡他，也是做好事。

（黑影向井邊摸索，然後用手摸摸井欄，先露恐怖狀，然後摸到井堵塞了，換出欣喜的樣子。）

樹本 他是要進去，攔阻他！

老張 不，不，你看他停住了。

陰影 （一種含混而又異常的聲音）不會有人知道，……井堵得好好的，（向前走兩步）不透一點風，再不會出什麼事……

樹本 這聲音……

陰影 （同身，像是對着身邊的人）莉莉，莉莉！別怕，井封上就算完了。現在就跟什麼也沒有過一樣。……你看，這不是挺好的嗎？貴榮再不會出來。他已經把他的老婆帶走了，（突然，彷彿看見了什麼）莉莉，你幹嗎跑了，（退了兩步，對空中看）貴榮，是你，瞪着眼，你要幹什麼？小玉，是她自盡的，我沒虧待她，二十年了，你還沒有投胎轉世？沒有？……小玉，你也在……我不是給你楠木棺材，像大太太那麼排場，我一定要照應你們的兒子長大成人，給你們立長生牌位，香煙不斷。……我要好好地待樹兒，對得起你們。

樹本 講我，什麼？那是——電筒，電筒！

老張 不在我這兒。

樹本 哦！就在我旁邊。（拾起石上的電筒）你看清楚。

（樹本扭開電筒，照在一件東西身上，一件黑衣服蒙着個高大的身體，連頭帶腳罩着，分不清一切，又像是件大氅，又像是件袈裟，他手中握着一支枯藤的手杖）

樹本 他臉背着我們，啊！好……他轉身了。

（陰影轉過身來，在黑衣服中現出一個兇暴的，黧武的臉，兩道濃眉，壓在眼睛上，花白的鬍子，兩邊翹起，鼻子兩旁有兩道深痕；然而，現在有着一付困惑的，矇眊的神色。他茫然地站着，像一株老樹。）

樹本 （意想不到，大驚）啊！爸爸！

老張 別叫，別叫！是老爺。

（寂然）

樹本 （低聲）他不覺得我們在他身邊，讓我叫他，（大聲）爸爸！爸爸！是你嗎？

陰影 （並不答話，甚至看也不看，仍然是自語）放心，我不會虧待他……

樹本 他不像是爸爸，（要跑過去）爸爸！

老張 （阻止他）不要去，他又說話了。

陰影 荊荊，你來得好。……（看着枯井）別跑，等等我！（像來時一樣，走入

樹後）

樹本 他走了，（傻傻地站了起來）老張，你說，你說……這是……（呆着了）

老張 ……

樹本 （拉他）說！

老張 少爺！你千萬不要發傻氣。

樹本 我不傻！快說！

老張 說什麼呢？我不知道。

樹本 （自語）他提起我的名字，他要好好招護我，我是小玉的兒子，小玉，

小玉，我好像聽過，老張，小玉是誰？

老張 是……

樹本 誰？

老張 我怕說了，……我不能說！

樹本 不要緊，說，是誰？

老張 這……不是我不說，這關係重大！

樹本 不說?!（拿了槍對着他）

老張 我說。

樹本 是誰？

老張 死去的二太太的小名。

樹本 (愕着了) 什麼，我是二太太生的？那爲什麼老爺說我是領來的？二太太也沒有說過？總是不跟我接近，對我好像是陌生人一樣？

老張 她怕……

樹本 怕什麼，老爺待二太太不錯。

老張 可是老爺不許二太太多跟少爺在一起。

樹本 爲什麼？

老張 我……

樹本 說呀！你說不出原故是不是？(思索)小玉是二太太，二太太是我親生的媽，剛才我親耳聽見的。這事奇怪。老張，我再問你。那李貴榮是什麼人？你剛才可不也提起過？

老張 他，他……

樹本 (舉手) 又不說了？

老張 (怕他又動槍) 我說，我說！

樹本 (懷疑) 奇怪，幹嗎這末吞吞吐吐的？

老張 我說了，少爺可不能對別人說是我說的！

樹本 我答應你。

老張 李貴榮就是我二十年前同伙的老李。

樹本 我知道，還有呢？

老張 他……我不能……(着急) 這不是要我的老命！

樹本 你只管說！

老張 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貴榮咱們是一齊服侍老爺的，後來告假回鄉，討了一房小媳婦，我們笑他，尋他開心，他真是愛那個小媳婦，那個小媳婦也真長得標緻。有一天，那小媳婦上城來找他了，我們通通看見，的確好看，身段好，全不像已經生過孩子的，綠湖縐棉襖，青花洋布袴，一雙紅緞的綉花鞋，人見了沒有一個不誇獎。

樹本 這個小媳婦有什麼關係？你說別的！

老張 別忙！也是天網恢恢。有一天老爺走過看見了，那時候，老爺是那末年青，年青的公子少爺誰不愛惹花拈草，他問我們這個小媳婦是哪兒來的？我們說是李貴榮家裏的，他說：好，叫李貴榮來見我。老李去了半天，回來就

愁眉苦臉不講話，問他一百個不響，一天到晚不樂，過不幾天，忽然有一天夜裏老李不見了，四處找不到。……

樹本 到哪兒去了？

老張 後來還是一個花匠找到的，他到井裏打水。看見了老李的屍首。

樹本 就是這口井？

老張 對了，一點不錯，後來撈起來一看，早死了，連臉都認不清楚了。身上有

一個槍子打穿的洞。流着血，大家都不知道怎麼是好，老爺跑來了，那時候老爺已經做到保安隊長。他說這是老李自盡，叫他小媳婦來，給她幾個錢。

樹本 可是，那槍傷？他到底是被殺還是自殺？

老張 誰知道呢？後來小媳婦來了，她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總算大家幫助她料理完了。老爺對她說：「小玉，老爺不會虧待你！你不如把那孩子帶來……」

老爺心好，留了她，後來……

樹本 不用說了，不用說了！（恍然）怪不得老爺一直讓我住在學校裏寄宿。

老張 說得是呢！

樹本 （自己問自己）爲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老張 老爺囑咐過。……

樹本 (恨恨地) 就這末瞞了我十幾年。那末，二太太他自己……？

老張 (搖頭) 不清楚，不過二太太到底也在井裏自盡了。鬼是有的，少爺……

樹本 一口井裏，兩條命！

老張 自從新太太來了之後，她就沒有好日子過，這也難怪……

樹本 這可能嗎？有存在的理由嗎？是的，我是傻子，我就全不知道，蒙着眼睛活在世界上。

老張 有人來了！少爺，一個字也不好對人說……

(一個女人的影子，在小路上出現，前面有一個男人打燈籠。)

老張 (驚惶) 太太和阿四怎麼來了？

(阿四引太太上，太太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名字叫菲莉，風姿綽約，并不因為走上中年而有所凋零。她有一種對一切都傲然的態度，烏黑而光亮的頭髮，一巒齊的鬢腳。

梳一個當時流行的橫S頭。穿一件黑色滾花邊的旗袍，臉上沒有打胭脂粉，可是，卻顯得那麼恬淡動人，薄薄的嘴唇，彷彿老是在含笑似的，她一步一步地走來)

菲莉 樹本，三更半夜不睡，呆在這兒來幹什麼？

樹本 姨娘，我是……

菲莉 你爸爸也怪，半夜起來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只穿一件睡衣。他不會出去

的，你們看見沒有？

樹本 沒……

老張 沒有！

菲莉 老爺近來事忙心亂，夜裏常說夢話，真嚇人，醒來問他，自己全不知道，有時候竟爬起來到處亂撞，不知道做些什麼。

阿四 太太，走吧！（指井邊）這兒有……有鬼！

菲莉 不許胡說，什麼鬼不鬼的，我們再到那邊去看看，老爺跑到哪兒去了，真是……

（她和阿四向前面走去）

菲莉 老張，不要傻站在這兒，招護少爺睡覺去，（對樹本）樹本，你已經這麼大了，該自己照顧自己了，這樣冷的天，不要待在這兒發傻！

老張 是！

（他們循原路下場）

老張 （對樹本）少爺，回去吧！

樹本 我不想走，你去睡去！

老張 太太吩咐了的。

樹本 不管太太不太太，今晚我不想睡，你先走！

老張 我？

樹本 走，（大聲）我要你走！

老張 少爺，不要發傻勁。（同情地）讓我陪着您吧！

樹本 不用你，你走！你們都說我傻，我不傻。

老張 那我就放心了。（下）

樹本 這是夢嗎？不是。這是現實嗎？不像。人家說我傻，二十幾年了，連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我活着是幹什麼的？我把別人的父親當做自己的父親，自己的母親當作別人的媽，我的父親是死在井裏，他一定是被人殺死推到井裏的，可是，誰殺死他的？我媽也死在井裏，（對井）井啊！你要是能說話，你該告訴我多少可怕的事。你說，父親，母親，你們如果真的陰魂不散，你們該告訴我，你們究竟是誰害的？我應該怎麼做法？……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字，媽，你活着時，從不跟我多談一句話，我成年在學校裏住，我和朋友們在一道慣了，我是一個大人物的兒子，我忘了我自己，我忘記了我是誰，我究竟是個什麼人！哈哈！……我是個傻子，「傻大個」，這名字一點不錯，你們如果真告訴我，我也不見得傻得一點事也不敢做吧！我是一個有殺

父之仇的人的兒子，我是一個有殺母之仇的人的兒子，怪事，天下少有的怪事，……父親，我這父親，他待我不錯啊！他送我讀書，給我錢化，從沒有違拗過我，他有老虎似的狠心，可是對我卻這樣慈和，我該怎麼辦？復仇？還是隱忍着？還是等弄清楚了一切，等待一個適當的機會？……天啊？我的頭發昏，想不出一個決定的辦法來。我是個傻子，我是沒用的廢物，我自己不該活在這個世界上。可是，我的父親，那被殺的人，他真是我的父親嗎？我真要爲他，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去向一個施恩給我的人報復嗎？我將根據什麼呢？就只老張的幾句話？我越弄越糊塗了。老天爺，你告訴我，鬼啊！你幫助我……（指着井）就在這個井裏頭，住着兩個冤魂，你們出來，告訴我真話！不錯，他自己說了，我親耳聽見的，這不能狡賴……啊「知仇不報」，這是什麼東西？我還是人嗎？我讀了那末些書，研究過哲學，科學，數學，社會學，論理學，這些學問是做什麼用的？我該想想，仔細地想想，千萬不能魯莽……（拿出手槍）復仇還是隱忍？還是待一個機會？（對槍）告訴我，告訴我！（跌坐在井欄上）

（遠處更聲，寒風瑟瑟）

——幕下

第二場

王家內客廳，佈置得精緻，美觀，緊湊動人。沿牆四週，半段褐色的木壁，下面貼壁，是一圈彈簧沙發，前置茶几及小圓桌。壁上糊了綠色的花紙，掛着幾張風景畫和照片，其中有兩張最惹人注目。一張是姨太太菲莉的：婷婷玉立，婀娜動人；另一張是老爺的：騎馬，年少英俊，眼睛灼灼有光。

後壁有敞開的出入處，中懸紫色絨幔，通到外面大客廳。掀開帘幔，可以看見外面陳設的桌椅沙發古玩等物，右角順着牆壁，有一面弧形的窗，現在也遮着帘幔，緊靠前面則是一面通花園的長玻璃門，遊廊外面的花園景色隱約可見。左壁後方有小門通入內室，前面是壁爐，火爐前放着兩隻安適的搖椅，再前靠腳燈處有瓶花，無線電，圓鏡等飾物，屋中放有一套沙發和桌子。

次日早晨，太陽從門窗帘縫隙中漏進來幾絲黃光，壁爐裏生着暖洋洋的火，外面有風，更顯得室內的溫熱。

茶几上花瓶中滿放鮮花，門帘窗簾統是新的，完全是有什麼喜慶時候的擺設。

幕開的時候，花園外邊琴聲，鼓聲，軍號聲，自遠而近，又逐漸消逝。這時，樹本站立窗前，手裏拿一本書，並不看，好像在思索什麼，他本來想到外客廳去，但一聽

見外面的人聲，便又倒回轉來。坐在火爐前的沙發上，垂頭沈思，然後他又走到牆角，開了無線電要聽音樂，但裏面正播放着舞曲，他又厭煩地關了，看看四週，覺得異常苦惱，突然在懷中拿出一柄手槍來，這時有個女人叫着：「莉莉，莉莉，你怎麼了？」接着另一個男人說：「老張，請太太來！」

老張
少……少爺，太太不在這兒？
（老張掀開門帘進，手裏捧着高高的一盒東西，樹本喫了一驚嚇，馬上收好槍）

樹本
（指着左面通內室門）裏面看看。

老張
（拿着東西，走向內室門，輕輕敲門，沒有人應）進房得先敲門……這種洋規矩，（又敲）太太！

菲莉
（在內）誰？

老張
張太太送禮來了。

菲莉
（在內）攔在外面好了。

老張
王科長給太太拜生日來了。

菲莉
（在內）請他等一回兒。

（正在老張放下東西要回出去時；太太走了出來，她穿着一件極為華麗的紫色絲絨花旗袍，高跟鞋，剛剛化裝過，頭髮上插了一朵花，耳上戴長耳環）

老張 太太！

菲莉 (稍爲看了一下東西) 誰來了？

老張 王科長，還有李先生，來了好一會了，要小的通報一聲。

菲莉 有什麼事嗎？

老張 不知道。

菲莉 請他們統統在外面坐。(在鏡中照照自己，覺得滿意，然後在茶几上拿了

一枝香煙抽，老張點火)

(老張要下)

菲莉 (喚住) 老爺還沒有回來？

老張 王副官說，老爺正在忙着，走不開。

菲莉 你去吧！(老張下。不高興) 走不開，一天到晚老是走不開，連今天也沒

空！(看見樹本要向外走) 樹本。

樹本 (站着了) 什麼，姨娘？

菲莉 (和氣地) 有沒有請你的同學到我們家來玩？

樹本 說過了，他們說沒空！

菲莉 全都不來？你那個好朋友……

樹本 你說何正明，我要他一定來，他說看情形，說不定就要來吧！

菲莉（放心）哦！（轉話）這幾天你臉色不好，昨兒在花園裏鬧了半夜，沒有着了涼？

樹本 沒有！

菲莉 家裏沒有學校裏那末有趣，有許多同學在一道，是不是？

樹本 不！

菲莉（走近他身邊，做出異常親密的樣子）千萬不要多思慮，那樣會傷身體的。……你在學校裏讀書讀得好嗎？

樹本 總是那樣。

菲莉 我就不贊成你在學堂裏寄宿，成年難得回一趟家，要不是鬧革命，上海不安穩，還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回來。真是的……我早就對你爹講過了，老是住在學堂裏像什麼話？你爹就只有你這個孩子，連二太太死的時候都不能回來送終，這算是什麼學堂？

樹本 二娘娘死的時候我正要告假，可是爹說不必了。

菲莉 你爹真是怪脾氣。……他一心指望你快點讀完學堂，成個學問家，好做大事，就不顧別的。

樹本 大學問家！我恐怕要辜負爹的期望。

菲莉 (奇詫地) 爲什麼？

(僕人又上)

老張 太太，李參謀來給太太道喜，還親自帶來了禮物。

菲莉 好吧！

老張 他在外面客廳裏，說是要當面跟太太拜壽呢！

菲莉 告訴他，三十幾歲的生日，算不了什麼，謝謝他的禮好了。

老張 是！(要走)

(窗外又有鼓聲，號聲，人聲)

菲莉 站住，外面是什麼？洋鼓洋號老是一趟一趟沒有個完的。

老張 槍斃革命黨！

菲莉 討厭，好好的太平日子不過。

老張 說的是啊！要不，今兒太太過生日會更熱鬧。這幫年青小伙子，就只知道

胡鬧，罷工罷課，弄得人心惶惶，聽說今兒早上有幾個小伙子，居然敢闖到司令部門口，圖謀不軌。當場被打死了幾個。

樹本 (起立) 什麼？

菲莉 (同時) 誰說的？

老張 王副官。

菲莉 公館裏也得當心點兒！

老張 說是有人要行刺老爺！

菲莉 呀？

樹本 (一驚) 這……這…… (手中書落地)

菲莉 (對樹本) 樹本，你的書掉下來了。

樹本 (馬上拾起書) 哦！

菲莉 讓我問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從中門走出，老張隨着，聽見外面人歡呼迎接聲)

樹本 什麼？謀刺？(摸摸書，看看) 剛才他們可曾發覺到……不，不會的，……

我要是能夠做了革命黨，有他們那種勇氣……(外面哄笑聲) 讓一切都毀了倒好些。革命黨他們……

(姨太太走進)

菲莉 (對外) 對不起，我就來。(走進來，後面跟着老張) 老張，你……(一眼看見樹本在) 樹本，怎麼，你還是一個人傻頭傻腦的待在這兒，去看你的

同學們來了沒有。來了，我要好好招待他們。

樹本 我正要去看看。（從中門走出）

菲莉 （對老張，低聲）請那位余太太到這裏來，我要跟她一個人說話，（指着通花園門）打那邊進來。

老張 是！

（她熄了香煙，坐在火爐邊，顯得緊張而興奮的樣子，不一會，老張領了余太太上，隨即出去了。余太太是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一副慈祥而且和藹的面孔，輪廓和菲莉有點相似。穿着一件黑色老式長袖旗袍；頭上梳髻，臉上稍有皺紋，長臉，眉毛很淡，嘴角向下，曾經許多患難風霜。她走進來的時候，微帶笑容，菲莉起立趨前歡迎，在她面前菲莉好像是個孩子）

菲莉 （拉着她手）坐到這兒來，坐到這兒來！（讓她在火爐邊坐下，自己緊緊坐在她身邊）

余 我還沒有跟你道喜呢！

菲莉 好了，夠了，真麻煩死了我！好姐姐！

余 小心，這兒我是余太太。

菲莉 管那許多，只有我們兩個人，怕誰聽了去。

余（向窗外看了一下）好熱鬧，那麼多客人……

菲莉 是他們自己來的。他們就是要來。我真把他們沒有法子！（用手揮了揮）不談這些，你是打家裏來嗎？

余（點頭）我還能從什麼地方來？

菲莉 我那孩子，這幾天怎麼了。

余 是的，我就是爲着這個來的。

菲莉 你跟他說了，我過生日？

余 可不？我說：你媽就要過生日了，你該送點東西給她才是。他說是的，我一定要想一個最好的東西送給她，叫她歡喜。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最後是我跟他出的主意。

菲莉 什麼？

余 別忙！

菲莉 快說是什麼，那怕是一張廢紙，也勝過別人的金銀財寶。

余 等我說完了，他再三囑咐過我……

菲莉 你說正明？

余 唔，他惦记着要見你一面，一定要問我你現在到底在哪兒？

菲莉 你不是跟他說過在老遠的地方。

余 他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不容易騙得過去，總是將信將疑的。

菲莉 是的，我總得見見他。

余 不過……

菲莉 也許再過幾年之後，那時我老了，而且也脫離了這種生活。可是現在……

（握了她的手）你說他如果知道我就是這麼一個人，他會認我嗎？他還會那樣敬重我嗎？

余 （邊疑半響）我想……

菲莉 還是讓他不知道的好，讓他永遠相信他母親是在老遠的地方做苦工吧！

余 可惜這總不是個辦法！

菲莉 唉！我多想見他，可憐的孩子，我知道他，我知道他的脾氣……讓他跟樹

本同學，已經費了我那麼多苦心。他的生活，我從樹本的嘴裏聽到了一些。

多開心，我就是想見他一面，說一說我的苦心。說不定今天我就可以看到
他。

余 今天？

菲莉 是樹本約他來的。

余 怎麼，你到底要……？

菲莉 姐姐，別怕，你想我怎麼受得了？十幾年來我幾乎忘了自己是什麼人了，只有正明總是掛在我的心上，沒有他，我也許不在世上了。

余 (同情地) 妹妹！

菲莉 一個人喫喝玩樂全厭了，還有什麼活頭？人生在世總得牽掛點兒什麼，要不，她不如去死的好，我就是這麼活下來的。正明現在長得很高大了吧！

余 (安慰她) 驀一看見，你不會認識他的，簡直是個大人了。

菲莉 日子過得多快啊！(不禁傷感) 我老了！

余 不老，不老，要不是你過生日做壽，誰相信你已經是快四十的人了，好了，這兒是我送來的禮物。(拿出一圈項鍊)

菲莉 (驚喜跳起，像小孩子一樣) 什麼？項鍊？

余 你知道誰送你的？

菲莉 那還用說，當然是你了。

余 我，才不呢？那是你的孩子正明。

菲莉 他！(大喜，奔過來)

余 別忙，我給你看，這裏面還有件好東西呢！(打開項鍊的一端墜子)

菲莉

(看見裏面的照片)啊！照片，對了，是他，是他！(緊抱胸前)這末大的人了，可是我認得出那張臉，記得我離家的時候，他話還沒有說得週全呢！多好！(像個孩子似地，戴起來，走到鏡前看)真想得到，這孩子！

余

正明記性好，他常常說起小時候到我家裏來，有個女太太常常買東西給他。直到最近，我才告訴他，那就是他媽。

菲莉

(感傷地)還是不提的好。牠叫我想起那件難過的事。

余

正明可不會忘了，他一心一意地要知道你現在怎麼生活，他說：母親爲了他們喫盡千辛萬苦！

菲莉

那麼，我那些錢……？

余

一半是用我的名義給他的，那一半的錢他總以爲是你做苦工得來的。

菲莉

唉！

余 你說他怎麼會不耽心你的生活？

菲莉

(苦笑)生活……

(外面有好幾個人叫莉莉去打牌，談話)

菲莉

真麻煩，(掀帘對外)李太太，王副官，我就來，讓我辦點私事，老張，你把牌拿給老爺太太打；李參謀，請你給我招待招待。(走回來)這就是我

的生活：打牌，喝酒，玩兒，耍脾氣，什麼事不做，陪男人，應酬，當姨太太……（外面洗牌的聲音）

余 唉！要是當初不發生那回事……

菲莉 別談了，早知道那個壞良心的，我怎麼會跟他逃了出來，受盡活罪：做工，唱戲，當舞女，不是人過的日子。

余 那時也難怪，公婆打你罵你，正明他爹又好喫懶做，老幫着他媽……記得有一次你被打得氣絕了過去，還是我跑了去……

菲莉 （噓了口氣）都過去了，提他做什麼？現在正明已經讀到大學。我有一個讀大學的兒子，也真可以吐一口氣了。（忽然，驚奇地）他要是知道他媽，就跟他同在一個城裏住，不知道該怎麼想？

余 要是他知道你現在這種情形，……

菲莉 唉！這城裏誰不知道司令太太菲莉是個浪漫女子，有名的交際花。出身不清白，……我倒是希望我是一個苦人，至少我有一個兒子。……

余 兒子總是你的，遲早他總會跑到你身邊來……（菲莉搖頭）殿虎最近怎麼樣？

菲莉 還不是老樣子？革命黨一鬧，弄得他心慌意亂，這些天，他夜裏也會爬起

來說話，做事。

余 這是病呀！

菲莉 可是他就不讓人提起。

余 你就隨他？

菲莉 你以為我一輩跟着他？他對我好，我知道，可是誰能保得住？

余 他兒子……

菲莉 樹本？一個傻子！

余 他母親自盡也不知道？

菲莉 到現在他還不知道那就是他親生的媽，一個糊塗蟲。什麼也不懂，狗屁不

識，要是我的兒子……

余 正明倒是個聰明孩子，就是脾氣暴躁一點，這也是年青人免不了的。

菲莉 像個有出息的人嗎？

余 一點兒不錯。我看他可真像你。

菲莉 （高興地）像我？

余 就是那一股勁兒，說得到做得到。

菲莉 好孩子，像我！（撫着項鍊打開細看照片）現在我可以天天看見他，跟他

在一起……我有一個好孩子，還有一個女兒……姐姐，你怎麼不告訴我點兒
招弟的事？

余 她不大到我那兒去。

菲莉 還是在永興廠做工？

余 她——起勁得很呢！聽說現在愛上了一個男子，一齊在永興廠裏做工的。

菲莉 （不高興地）什麼？她到底是自作主張，不聽人的話？

余 那工人是頂出名的，叫什麼趙明順，是個頭子。專門領着他們做這樣做那
樣。

菲莉 怎麼不阻止她？

余 她的脾氣倔強，難道你不知道？當初她逃婚的時候，誰也勸不轉來。現在又
和這個人要好……

菲莉 完全是我的舊路，她會後悔的。（感慨係之）誰說得定，一兩年後，這工
人不把她丟了？

余 我跟她說過，可是她總說現在不同了，其實，阿清說，多少人愛上她，門戶
地位都比那個工人好得多，可是她全不看進眼裏。

菲莉 完全是任性，胡鬧，小孩子！非糾正她這種錯想頭不可。

余 恐怕做不來吧，他們打得那末火熱。

菲莉 不，首先隔斷他們。

余 那不行！

菲莉 (堅決地) 做母親的，管不了這些，我要試試看。

(老張上)

老張 太太，少爺呢？

菲莉 做什麼？

老張 一個少年人要見他，說是他的同學。

菲莉 (立起，慌亂地) 是他。(對老張) 少爺在外面，你讓他等一會引客人到

這兒來！——「他」在那兒？

老張 在花園裏等着。

菲莉 (走到窗玻璃門前看) 是的，不錯，(對老張) 還不快去叫少爺去。

老張 是！(下)

余 (也看) 真是正明，我得走了，你要說穿？

菲莉 這個悶葫蘆早晚總要打破的。快，你進去坐坐，我還有話跟你說！

余 不，我就要回去，許家急着要接人過去，我還得趕着忙麗珍的婚事。

菲莉 哦哦！對了，可惜我不能來，不然我一定幫你忙，（送她）這兒我有點東

西，不要嫌少，你帶去吧！你打後門走，免得碰着他們。還有一封信……

余（叫她注意）項練，項練！

菲莉 對了，項練，（忙把項練放在衣服內）打這兒走！（引余從小門下）

（樹本引了何正明從中門上，他是一個清瘦的青年，個子較樹本矮，有一雙聰慧的眼睛。他是那一種女人見了很愛的典型，眉目清秀，微露剛強英勇的氣態。他着一套灰色西裝。修飾得很清晰整齊，說起話來很肯定，近乎粗暴，他們邊走邊在談論什麼）

樹本 依你說怎麼辦？

正明 我正要向你說……你一點兒不知道外面的情形？

樹本 從上海回來，我就一直待在家裏，沒出去過。

正明 好個大少爺！你沒有問你父親？

樹本 他一天跟我難談三句話。

正明（藐視地）難得你這樣平靜的生活，本來末，你不必要知道。

樹本 我知道，北伐軍，革命黨……

正明 你真是你父親的好兒子，自然囉，（微帶諷刺）你父親是一個司令。

樹本（着急）司令，司令，關我什麼事？

正明 不關你事！外面不知道殺死多少人了：工人，學生，數都數不清。大刀隊滿街砍人，城牆上掛滿了人頭……

樹本 真的？

正明 誰會騙你？

樹本 可是我只聽說革命軍……

正明 樹本，你是少爺，你是出名的傻大少！

樹本（惱怒地）正明，不許你這樣講，你使我生氣，我不像別的少爺，至少我

從昨天晚上起就不傻了，我有我的人生觀，我有我的哲學根據。

正明 我知道，你是讀的哲學，可是你又有什麼力量反抗這種環境？

樹本 你看，我正在看這本書。

正明 什麼？

樹本 「革命哲學」。

正明 哼哼！

樹本 我一定要去幹。

正明 看你的。

樹本 可是我心裏亂得很，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正明 是爲你那戀愛的事嗎？

樹本 不！

正明 那還有什麼？

樹本（氣惱）要是你儘這樣小視我，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就懊悔今天請你來了。

正明 對，你今天找我來幹什麼？老實說，我不大願意到你家來，到底是有什麼事？說了我好走。

樹本 讓我考慮一下。

正明 是爲了你父親的姨太太生日請客，要我來撐撐場面嗎？（不等他回答）那你錯了。

樹本 不是，我父親的姨太太雖然說過，要我請幾個同學來熱鬧熱鬧，可是我可不爲的這個。

正明 那是爲了什麼？

樹本 我有一個問題。（頗爲嚴肅地）你坐下（端正坐下，認乎其真）我要跟你討論。

正明（坐下）你說吧！

樹本 你對於「復仇」這件事的意見怎樣？

正明 （摸不着頭腦）復仇？

樹本 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把你的意見告訴我好了。

正明 怎麼一回事呢？（漸感興趣）

樹本 我按照我的人生觀，想過多少遍了，還是沒有能夠得到結論。

正明 你是讀哲學的，難怪你考察得這末週到，至於我，卻從來沒有把一件事想過兩遍。

樹本 你不要笑我，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必需要根據我的哲學去想，一定要有一個根據。

正明 如果你一定要找個理論根據，研究什麼問題，那你還是找學校的大頭王，你們哲學系的主任去。

樹本 不是，不是，這是一個行動的問題，你聽我慢慢地說。

正明 好吧，（擺個姿態）我且耐着性子來聽你說，可是你別忘了，我不是聽你長篇大論來的，我就要回去。

樹本 放心，我說得很簡單。……在事實上是這樣的，我要說，這也許沒有理論的價值，這不妨從心理上說起，一個人有許多思想，思想常常缺乏理論的根

據。

正明 好了，好了，你還是快點說吧！

樹本 比方說，有一件事實，事實上是絕對真實的。

正明 我相信你的話，你說！

樹本 比方說……

正明 （不耐煩）還是比方說！

樹本 這不得不這麼打個比方，有一個人，他的雙親，就是生他的父親母親。

正明 那還用說！

樹本 統統被人家殺死了，他要去復仇，你覺得怎麼樣？

正明 你說了半天，就是這件事？

樹本 唔！

正明 那——（起立）我告訴你，跑去殺了那個仇人，就完了，這有什麼好說的！

樹本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下面還有引伸呢！

正明 怎麼了？

樹本 因為那個殺他的人，又是他的父親。

正明 （起立）什麼？父親？父親殺母親，父親殺父親，你弄清楚，一共有幾

個父親？

樹本 不，我是說，這是一個假定。

正明 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

樹本 那你說這種事不會有了？

正明 這件事不會發生的。父親爲什麼要殺母親呢？她是他的妻子啊！而且還有第二個父親。

樹本 慢慢來，我們一步一步地討論，先說母親，他到底殺了她，那末你說那個兒子，他該怎麼辦？

正明 ……倒是一個古怪的問題，你把我問住了。你這傻大個，今天突然聰明起來了，問了這麼一個疑難的問題，父親殺了母親，他們的兒子……他們的兒子……

樹本 哦！我忘記告訴你了。

正明 什麼？

樹本 這兒子不是這父親生的，是那個父親生的。

正明 （瞭然）我說末，這裏缺少點兒什麼，現在我告訴你，這個兒子可以去殺這個父親。

樹本 (跳起) 真的？

正明 唔！

樹本 謝謝你，(去握正明的手) 我決定了。

正明 (大驚) 什麼？

樹本 我決定這個問題的結論了，這是一個有價值的結論。

正明 這不是一個哲學的問題，這是一個事實的問題，要是我的母親被人殺了，我會毫不遲疑地馬上去做，那怕他是我的父親。

樹本 你的母親？

正明 這是比喻。因為我的母親待我太好了。

樹本 你有母親？怎麼我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正明 我從小就沒有看見過她。

樹本 已經死了？

正明 不要胡說。她活着。不過我一直沒有看見過她就是了。

樹本 那是怎麼回事？

正明 我的母親從小就離開家庭。爲了受不了家庭的壓迫，就丟下了我和我的妹妹，跑到遠遠的地方做苦工去。

樹本 你有這末一個母親！

正明 可是她一直關心我們，寫信鼓勵我們，省錢給我們用。她說她不願意現在看見我們，她寧願自己過着痛苦的生活，等到將來有一天，我們長大成人，做出一番大事業來，她才跑來見我們。

樹本 現在她在那兒呢？

正明 不，……不知道，今年她已經快四十歲了，前些日子，我還叫我姨母打了一付項鍊託人帶給她，送她做今年的生日禮。

樹本 正明，你真幸福，可是我……

正明 你怎麼？

樹本 我沒有母親。

正明 你父親新討的姨太太待你好嗎？

樹本 我看不出她好在什麼地方。

正明 那麼你對她？

樹本 (有所聞) 她來了。

(姨太太走出來，換了一套衣裳，內心有着難以壓抑的緊張與興奮)

樹本 (介紹) 這是我姨娘，這是我的同學何正明。

菲莉 (看着正明，呆立，正明不安，樹本莫明其妙，三人僵立，半晌，茫然) 啊！

樹本 (提醒她) 您坐啊！

菲莉 哦，正…… (走過去，突然發覺不大適合，向樹本) 我正等着你們呢，
(恢復自己) 請坐，請坐！

樹本 姨娘，您不是常說要見見我的同學嗎？我交的朋友不錯吧！

菲莉 是的，(看得正明窘態莫明，自己發覺了) 客來了，也不叫老張倒茶。

(起立按鈴)

正明 不……我……

(老張上)

菲莉 倒茶！

老張 是。

(老張下)

菲莉 我常聽見樹本提起何先生的名字。

正明 不……不敢當。

菲莉 他說學校裏頂要好的同學就是你了，我怕他一個人在家裏悶得慌，總是叫

他請你過來玩，可是他總是不放在心上。

樹本 姨娘，這可不是來了。

菲莉 以後要請何先生常過來走走！

正明 只要我有工夫。不過……

菲莉 何先生可千萬不能客氣。

（老張捧茶上，放好，下）

菲莉 樹本，你們是同班同學？

樹本 是的，不過不同系。

菲莉 何先生，這樣年青，將來（無限滿意地）將來……

正明 我和樹本差不多。

菲莉 這樣年青，又長得這樣英俊，（愉快，不覺脫口）我看了真是愉快……

正明 （覺得受不了）王太太，您……

菲莉 我……我……歡喜跟年青人在一起，別看我這末大年紀。

樹本 姨娘不算大。

菲莉 （感嘆地）老了！（不勝感慨）我說何先生，你以後要常來！樹本，你去

我房裏，把那上好的水果點心拿來！

樹本 在哪兒？

菲莉 櫥裏。

（樹本走入內室）

菲莉 （靜默片刻，換了一張沙發，坐在他旁邊，看他）正明……正明先生，你知道……我很想跟你談談。

正明 （窘迫而懼畏）王太太，你……

菲莉 千萬不要拘束，……雖說……嗯，你就把這兒當作你自己的家好了。我希望你常常來，我希望……你覺得我這個人……

正明 你……你，王太太（起立）

菲莉 我是……哦！何先生，請坐啊！

正明 （不安）我就要走的。

菲莉 千萬別走，（正明只好坐下）我請你來是……我要……（痛苦地，內心掙扎，說不出）

正明 什麼？

菲莉 （不得已，換詞）你不知道，樹本爹多關心他，樹本要一個人照應。

正明 樹本已經那麼大了。

菲莉 每一個人都要人照應的……正明先生，你們在外埠讀書，父母總不免要掛念……

（沈默）

菲莉 （鼓起勇氣）我想問你一件事。

正明 ……

菲莉 就是……我……（半晌，仍說不出，正明看着她）

（樹本出，只拿了一點水果）

樹本 糖果找不到。

正明 樹本，我這就要走。

菲莉 千萬不要走，（起立）讓我去拿，（對樹本）你可不能放走客人啊，至少

要喫過中飯！（走入內室）

正明 （低低地）我要走了！

樹本 爲什麼？

正明 對不起！

樹本 喫過飯走。

正明 回去喫飯一樣。

樹本 剛才你還說要坐一回兒，怎麼就要走了。

正明 你父親的姨太太……

樹本 怎麼，她？

正明 她……她……她老是釘着我看。

樹本 她總是這樣的，也不知道我爸爸怎樣看上了她的。妖形怪樣，我看着就頭痛，聽說從前唱過戲，又當過舞女；……出身不大清白。可是我爸爸卻什麼都依從她。

正明 怪不得不像個正派人，我還是走的好！

（姨太太拿了點心水果上）

菲莉 你看，你找錯了地方。（對正明）請喫糖，用點水果。

正明 我……

菲莉 不要客氣。（拿了給他）何先生是本地人？

正明 是的。

菲莉 好像不是城裏？

正明 喲！

菲莉 你們原籍是湖南？

正明 (奇怪) 你怎麼知道?

菲莉 我聽樹本說過的。

樹本 我沒有說過啊!

菲莉 (嗔然) 哦……(遮衍) 我是聽你口音……你的令尊?

樹本 早去世了。

菲莉 令堂呢?

樹本 她……

菲莉 她怎麼樣?

樹本 媽! 剛才他告訴我, 關於她母親有一段故事呢!

菲莉 哦!

樹本 我說不清, 正明, 你再說一遍。

正明 不! 謝謝你, 我……改天再談吧!

菲莉 說說不要緊的。

樹本 他說他媽從小就離開家庭, 一直沒有見過他。

菲莉 (故意) 這麼說, 她不是一個賢慧的母親了。

正明 不, 不(力辯) 王太太, 我敢說我的母親是世界上最賢慧的女人, 我負責

說，他是一個好人……（起立）對不起！我走了！再會。（鞠了一躬從中門下）

樹本 正明，急什麼？我來跟你說啊！（追他下）

菲莉（換了一付憂傷的感情）孩子，的確是我的孩子。（拿出項圈來吻，然後走入內室）

（外面客廳裏人聲大作，一個洪亮的聲音大聲叱罵，打牌停止了，老張慌慌張張上，站在屋角裏。隨即王殿虎司令從中門走進來，穿着狐皮袍，和直襟馬甲，怒容滿面）

殿虎（沒有看見人）混賬，王八蛋，這些東西到哪兒去了？（大聲）來人！

老張（在他背後肅立）老爺！

殿虎（發現了他，大怒）你們這些東西，剛才躲在什麼地方的？這兒一個人也沒有，你們是找死是不是？

老張 小的不敢！

殿虎 馬上給我叫阿四來。

老張 是。

殿虎 他媽的，混賬！簡直不像話，公館不像個公館了。

（老張帶阿四上，阿四戰慄不前）

殿虎 過來！

阿四 是，老爺！

殿虎 對我說，阿花怎麼死的？

阿四 小的不知道。

殿虎 混賬，王八蛋，你會不知道？（上前就是兩個耳刮）

阿四 老爺……

殿虎 打了你，你才肯說實話。你知道我喜歡牠，特別請了一個專門醫狗病的醫生來，明明好了，你偏偏要謀害牠！

阿四 是他自己死的，老爺！

殿虎 胡說，是你害死的。

阿四 不，沒有，老爺。

殿虎 還敢說沒有。

阿四 有……有……

殿虎 好，有！好，你害死我的狗，你就該死，老張，把阿四交給衙役，叫他們斃了他，替狗償命。

阿四 老爺，老爺，（跪地）饒我一條命，小的不能死。

殿虎 哼！跟我作對，簡直是革命黨！

阿四 （聲淚俱下）老爺，可憐我吧！小的一家五口，全靠小的，小的怎麼能死呢……

殿虎 沒有得說的，老張，拉他下去！

老張 （要代為求情）老爺……

殿虎 不許多話。

（老張拉了阿四，他掙扎）

阿四 老爺，小的沒有害狗，是他自己死的，小的不能抵狗命，小的……

殿虎 狗東西，還要嚙嚙！

阿四 老爺，老爺，饒我一條命，饒我一條命……

（菲莉從小門出來）

阿四 （看見太太，馬上求情）太太，太太，求求老爺饒小的一條命。

菲莉 什麼事？

殿虎 這個混賬東西，把我的狗毒死了，我要他抵命，阿花跟了我五六年了，你

們誰也比不上！

菲莉 好了，好了，老張，你先帶他下去，什麼話回頭再說。

阿四 謝謝太太（老張，阿四馬上下）

殿虎 真氣死我了！

菲莉 （坐下）一隻狗，犯不着。

殿虎 殺不完的革命黨，已經弄得我頭昏腦脹，回家來又碰到這種死奴才，連一

點清福都不好享！

菲莉 （伴怒，撒嬌）管他革命黨不革命黨。回來快不要談這些個了。「老虎」

「老虎」，今兒個是什麼日子，在家裏可不要做「老虎」啊。

殿虎 （轉怒爲笑）好！好！不是你求情我真地要把牠宰了，這些時忙得我心慌

意亂……

菲莉 可不是？我過生日（坐在他旁邊沙發靠手上）你就全不放在心上。

殿虎 你不知道，菲莉，我老是想回來，就是走不掉。司令部的事情太多了，他

媽的想都想不到，上頭來了命令，說是軍事不利，要我調兵，這怎麼可以？

我共總不過這麼一點兒數目，要保護我的地方還不夠呢！

菲莉 你手下不是有好幾旅？

殿虎 那是面子上說說的。打起來就不濟事！革命黨不顧死活，很難應付。

菲莉 一個堂堂的司令，會怕革命黨？

殿虎（激怒）誰說我怕他們？（洩氣）不過這班人無孔不入，今天軍隊裏就查

出了兩個有點不穩，這些不要命的傢伙，他們想裏應外合，乘機起事。

菲莉 說是有人要謀刺，有這事嗎？

殿虎 給我們逮住，拖去砍了。

菲莉 做得好，「老虎」一發虎威，誰也不敢亂動，今天殺了多少革命黨？

殿虎 誰算這個幹什麼，我已經吩咐馬路上大刀隊多砍幾個，寧願多殺幾個無

辜，不願有一個漏網。

菲莉 不用問？

殿虎 誰耐煩這麼幹。

菲莉 那麼說，革命黨快殺完了？

殿虎（搖頭）很難說！

菲莉 究竟北伐軍是個甚麼東西？

殿虎 左也離不了這些年青人，共產黨，趁亂起橫吧了。天下大亂，就是他們鬧

出來的，這班王八羔子，討厭透了。（打了個呵欠，點燃了煙）真累着了，

從來沒有這麼累過。

菲莉（開玩笑地）「老虎」也累？

殿虎 唔！從來沒有覺得過，這麼精神不濟。（又打呵欠）

菲莉 進去息一會兒吧！

殿虎 菲莉，你陪着我。

（老張上）

殿虎 （厭煩地）幹什麼？

老張 外面有電話。

殿虎 不接……

老張 金處長打來的。

殿虎 管他是誰，老子不接，去，去！

（老張下）

殿虎 攪得老子沒有安神的時候。（對菲莉）不要走開！（外面人聲，牌聲）媽的，外面幹什麼？

菲莉 打牌啊！

殿虎 混蛋，叫得那麼高，把老子吵得心煩意亂，叫他們不要打！（起立，向外走）把他們攆走。

菲莉 不！他們是來慶賀我生日的。

殿虎（氣稍平）哦！我真地要把他們全趕出去。煩得很，我不要任何人待在我家裏。

菲莉 靜一點兒，不要性急，當心你的身體。

殿虎（噓了口氣）馬化龍講的話倒有點道理。他說我今年流年不利。

菲莉 鬼話，胡說八道。

殿虎 這些算命打卦的，說的話也還有點對。

菲莉 怎的你也相信？

殿虎 嗯……（從來未有的消極）菲莉，我想，將來要是天下太平了，我們找個

山明水秀的地方住下，享一輩子清福，這種勾當洗手不幹了，你說好不好！

菲莉（擡頭）怪事，「老虎」有這種念頭！

殿虎 真的，菲莉，你聽我說，天下大亂，照目前看去，大概是免不了……那時

候我們帶着樹本，我們獨生的孩子……

菲莉 還有樹本的媽……？

殿虎 她已經死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怕人得很。

菲莉（注意）昨天夜裏，你……

殿虎 不談，還是不談的好。過來，坐在這兒！（指着一處叫菲莉坐下）讓我看看

看，我給你買的這件衣料（摸她身上衣）不錯吧！

菲莉 樣子不時髦，你們男人買東西，總是外行。

殿虎 哈！哈！哈！你不知道店裏的人說得多好！來路貨，價錢最貴，我馬上買了，他聽說是我，沒有不選最好的給我的道理。我說了，我還要給打一隻金剛鑽戒指，一圈珍珠項練（菲莉背過身去）哎，你胸口掛着什麼？拿來我看！

菲莉 （不得已轉身向他）項練！

殿虎 （用手摸摸）這個盤腳貨，哪兒來的！

菲莉 人家送的。

殿虎 誰？

菲莉 王太太。

殿虎 她不是送了衣料嗎？

菲莉 他又添送了這個。

殿虎 這麼客氣，不過這東西太不像樣了，虧她拿得出手。

菲莉 那你應該給我買一個啊！

殿虎 讓我看——（要去拿）

菲莉 不！

殿虎 爲什麼？……（從她頸項上拿下）還有一個墜子（摸索）可以開下來，

（要打開）裏面裝着什麼？

菲莉 不要看，不要看。（搶回）

殿虎 看看不會弄壞你的。（玩笑地）裏面難道藏着什麼秘密？

菲莉 （轉頭）騙你的，這個項鍊是王太太拿來做樣子的，我就是耍氣氣你，看

你不要送我一個。

殿虎 拿來我看看，（打開墜子）裏面還有一張小照。

菲莉 她的兒子。

殿虎 情人吧！好漂亮的小伙子（對她看）嚙！

菲莉 （伴嘆）你喫醋喫到外國去了。

殿虎 哼！你在我身邊，莉莉，我還喫什麼醋？（將項鍊遞還）

（老張走上）

老張 老爺，朱副官在外面，說有要緊的事。

殿虎 又是什麼事！去問過他來回話。

老張 他說要當面報告老爺。

殿虎 要他告訴你好了，我有事，不會客。

老張 他說總司令部來了電報。非常緊急。

殿虎 媽的，（起立）又是什麼鳥事，真麻煩！（下場，老張隨下）

菲莉 （看他們下，噓了一口氣，馬上將項鍊摸撫，打開墜子又看看裏面的小照，正要走到外面去，阿四上場）

阿四 太太！

菲莉 怎麼啦？

阿四 千萬求您在老爺面前求個情，我阿四死不得。

菲莉 那你怎麼碰到老爺的火頭上，把老爺心愛的狗弄死了？

阿四 這不能怪我，牠自己要死，如果牠能不死，我叩一輩子的頭都可以。到底牠死了……我說：「阿花，你不能死，老爺只你一個……」

菲莉 好了，好了，我叫老爺饒了你好了。

阿四 謝謝太太。（叩頭，起立欲行）

菲莉 慢點。

阿四 太太！

菲莉 下次做事小心點兒，聽我的吩咐。

阿四 是！

菲莉 去吧！

（阿四下場）

（殿虎走入）

殿虎 我當是什麼事，弄來弄去，大不過是些狗東西要造反，工人學生都不是好東西，（坐下，伸懶腰）不讓我好好休息一下。

菲莉 又是什麼？

殿虎 永興廠的工人鬧罷工，鬧赤化，抓了幾個從中做鬼的革命黨。

菲莉 永興廠，儘是些誰？

殿虎 一個姓趙的，還有姓王的，誰管他那些個。

菲莉 沒有女的？

殿虎 沒有聽說，怎麼，你認識……？

菲莉 不，那個姓趙的我聽說過，快殺了他，他是禍根。

殿虎 哦？我關照他們了，沒有一個逃得過。（呵欠）

菲莉 進去輪一回兒吧！

殿虎 嚙，（一個懶腰）真的，我真要去躺躺。

(他走入內室，菲莉隨後)

(樹本走進來，面露堅決的神氣，四面打量，聽見內室人聲，停住了)

菲莉聲 (在內) 好了，躺吧！

殿虎聲 不要走，陪着我，坐在這兒，我要休息一會兒……說什麼……這些死東

西！莉莉，別走……你……

菲莉聲 我在這兒。

殿虎聲 哦！不要做夢才好……莉莉……好怕人……黑，黑得很。(喃喃慢慢睡

着了)

菲莉 (徑手輕腳走了出來，對樹本) 您爹睡着了，不要吵他。(下場)

樹本 (掀帘內看思忖，低語) 是的，他已經睡着了，他睡得那麼熟。(殿虎鼾

聲) 他不會想到……(摸出手槍) 他是我的父親，啊！他不是我的父親，正

明說得多乾脆，復仇！復仇！復仇！

(衝向門口，只聽裏面聲音)

殿虎聲 (在內) 樹本，我……我一定……好好待他。樹兒……

樹本 (退回) 什麼，他醒了？沒有！他正睡着，他叫我的名字，在睡夢裏還說

要待我好，他一直待我不錯。(遲疑) 這事情不會是真的吧！也許不是他，

而且，他爲什麼要那末做呢？要是弄錯了，那多糟！那時候懊悔也來不及了。我應該弄明白……（外面鼓聲，人聲）啊！復仇，復仇，我不能饒了他，讓他再多活一分鐘。（要衝去）

殿虎（在內喃喃）報答……我一定報答……

樹本 報答，我應該報答。是報恩呢？還是報仇？還是兩面全報？

殿虎（在內）誰！誰在……那兒？

樹本 我！（急收槍）爸爸。

殿虎（在內）哦！哦！（出現在門口，睡眼惺忪，如在夢中）你在那兒幹什麼？

樹兒……

樹本 我，我正在想一個問題！

——幕下

第三場

何正明姨母家堂屋，中下層人家，佈景簡單，但很整潔。正中是長香几，神龕，方桌椅等；後壁是從上到下的屏門，兩旁敞開，通到外面；左右壁對稱地放着紅木茶几和椅。旁邊各有一門通內室，上面都掛着紅色的棉門帘。

牆壁上掛着字畫。

屋左前有火盆，旁有小凳。當日下午。

幕開時，屋中空着，桌子上放着些紅布包的東西。

外面遠處間有一二聲槍聲，接着又是人聲，鼓聲，和上場同，但比上場更緊張。不一會，余太太從外面進來，手裏夾了一包東西。

余（將東西放在桌上，一面叫）黃媽，黃媽！

（沒有人應，右房裏卻跑出一個廿幾歲的女子，瘦長的身材，瓜子臉，塌肩膀；穿一件暗紅色的碎花旗袍，沒有翦髮，可以稱得上漂亮。可是有點東方女子特有的病態，臉色白晰，眉毛總是深鎖着，像含着什麼隱怨似的，可是這種隱怨是什麼呢，她自己也不清楚，也不願向人細講，她沈醉於舊小說，爲舊思想所束縛，對一切抱着悲觀，逆來順受的

熊度。她是余太太的女兒麗珍。

麗珍 媽！

余 堂屋裏一個人也沒有，門也不關。阿清還沒有回來？

麗珍 回來一下，剛又出去。

余 黃媽呢？

麗珍 買東西去了。

余 做事那麼慢，（坐下）跑了整條街，都買不到東西。好容易才買了這幾件。

眼看明兒就到了，東西一點也不齊備，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回頭給許家笑話。阿清成天在外面，一點也不幫忙。來，你看王太太送了這麼些好東西，

（給東西她看，她并不看）將來得好好謝謝她才是。唉，你沒有看見呢，外面慌慌亂亂的，街上過傷兵，店鋪門都關上了。（默禱）唉！一切事都過了明天吧！

麗珍 媽！（啜泣起來）……

余 這是幹什麼？阿珍，到了許家安穩得多，不過是遲早的事，你總不能一輩子在家裏做老小姐！

麗珍 我願意一生跟着媽。

余 做不到的事，阿珍！這種世界……唉！媽是爲你好……

麗珍 像招弟表妹那樣……

余 不能跟她學新派，我不歡喜。過了門之後，許家日子是好過的，明天……

麗珍 明天……

余 明天是好日子，只怪太匆忙，什麼都只好簡單點，阿珍，你只要明白媽這份苦心就好了。

麗珍 我明白，媽，我……（啜泣着走入內室）。

余 （望着她的背影，以老年人的諒解）唉！碰到這個倒霉的打仗，也難怪，不能熱鬧一下。

（招弟從外進來，她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堅定，剛毅，和阿珍是反對型。她穿着樸素，然而顯得很動人，她有一種令近旁的人充滿勇氣的力量。頭髮翹短。她走進來的時候，匆忙中帶點焦急）。

招弟 姨媽，你一個人？

余 他們都出去了！這末久沒有看見你來了……

招弟 工廠裏很忙。

余 今天怎麼有空？

招弟 罷工了！

余 怎麼老是聽說你們罷工？今天罷，明天罷，罷得沒有個停。

招弟 你不知道，姨媽，因為司令部亂捉人。

余 小心點，不要跟革命黨攪在一起，外面天天殺革命黨呢。

招弟 放心，姨媽！

余 你就從來不聽我的話，快別幹那些事，你也不想你媽，她是那樣的不放心，幾次三番託人囑咐過我，永興那兒的工也不用做了，瞧，這兒一封信，是給你兄妹倆的。（遞一封信給她）

招弟（看信）媽說本來要回來看我們，因為事走不脫身；又說到工廠去，我的事……總有哪一天我要當面告訴她，我沒有做錯。姨媽！你頂好要她回來，免得流落在外面。哥哥也是這個意思。

余 不，那是不行的。

招弟 有什麼不行？我們兄妹倆可以供養她，要是她高興，一齊做工好了，比在外面好得多。

余 她！怎麼肯？連你做廠，都不贊成。

招弟 那她自己？

余 那——那不全爲了你們！

招弟 我總要見見媽……她是個怎麼樣兒？

余 （不願說地）唉……

招弟 可憐的媽，她嫁了爹就沒有過過好日子，受盡了虐待，痛苦，我不懂她爲什麼不贊成我做工？姨媽，你怎麼不把媽的事多告訴我們點兒？她現在好嗎？

余 ……她……很好。

招弟 那就好了……（看壁上鐘，着急），怎麼一清還不回來？

余 怕就要回來了。你等一下。（內有啜泣聲）難得來一趟，不幫忙，也跟我勸慰勸慰你珍姐（向內）阿珍，阿珍。

（麗珍出來，悲愁地向招弟招呼）。

余 你們談談！（自己拿了一些東西走進屋內）

（二人無言）

招弟 珍姐，……

麗珍 （拭淚）

招弟 有什麼心事，你怎麼不說？

麗珍 我是苦命……又有什麼辦法？

招弟 到這時候，你不拿出一點兒主意，儘嘆氣有什麼用？許家那個男的，吃喝嫖賭全來，你難道不知道？

麗珍 母親要我這樣，大家都要我這樣……

招弟 你自己？

麗珍 招弟，你學問大，見識廣。我呢，就好像一片浮萍飄在水面上，隨風飄來飄去，全沒有力量主宰我自己。

招弟 不，你有力量，只要你肯。不打破封建的鎖鍊。女人一輩子沒有好日子過。

麗珍 (搖頭苦笑) 唉！不行，我不行，我只有看着你們。

招弟 拿出勇氣來，世界是人造的，當初我脫離家庭，還不是一樣？

麗珍 你和我不同，那時候沒有人管你，我要是這麼做了，媽會怎麼辦呢？她就只有我一個女兒，媽年紀已經是那末大了。

招弟 記着，你不但是你媽媽的女兒，你還是個人，是個社會上的人，你應該走你自己的路。

麗珍 (無限感傷地) 那恐怕只有來世了。

招弟 不，那一次我要你一道去做工，你不去，說是爲了媽媽，現在嫁了一個見都沒有見過的男子，又是爲了媽媽，媽媽，媽媽，世界上多少女兒爲了媽媽犧牲了。

麗珍 不，世界上多少媽媽爲了女兒喫苦受罪。母親爲了扶養我們長大成人……

招弟 那你是決定死心等着姨媽，明天把你送過去？

麗珍 只怪我的命不好。

招弟 不是命。

麗珍 我是……我……我說不出心裏的事，說出了又有誰聽呢？又有誰關心呢？

招弟 誰關心？我們那個不關心？比方說阿清，我，正明……全都會幫助你。

麗珍 （一線曙光）真的？（絕望）只怕太晚了！

招弟 只要你自己起來反對，我們可以馬上同姨媽說，叫正明去說。

麗珍 正明表弟？

招弟 他去講了，姨媽會答應的，比起一清來，姨媽還疼愛他些。

麗珍 （喃喃地）果真是這樣，這樣……不會的，那只是一個夢吧了！

招弟 你不相信？

麗珍 （慘然地）我曾經做過一個夢，現在夢已經醒了。（突然）他不會那末做

的……說了又怎樣呢！他不會……唉！都是前生注定了的……

招弟 叫姨媽把婚退了，將來你可以跟你喜歡的人結婚！

麗珍 我！（低頭）可是……正明……他不曾知道……

招弟 你……（明瞭，同情地）哦……（堅決地）讓我去告訴他。

麗珍 （轉身）真的？（臉上紅暈，拉她手）招弟！

（招弟剛要走，正明從外面進來）。

招弟 哥哥……

麗珍 （阻止）你……（繼而覺得不便，走進內室）

正明 正好，我要問你……

招弟 這兒是母親的信，剛才姨媽拿來的（遞信給他）。

正明 （看信，剛看幾個字）她說她要回來！（大喜）哈哈，她說她就要回來。

招弟 （冷靜地）看下面！

正明 「因事耽擱」（馬上洩氣）還是不能回來……妹妹，有什麼消息？

招弟 （低聲）北伐軍日內就要進城了。

正明 （搖頭大聲）總是這末說，我再不相信了。哼！（急噪地）等到他們來，

全城的人恐怕都要被殺光了，這叫革命，簡直是革自己的命。（坐下用筷在

火盆內不耐煩地撥火)

招弟 只等工人學生組織起來，北伐軍一到，裏應外合。

正明 (起立) 還要等你們組織起來！到了那時候，頭怕早給大刀隊砍掉了，哼！(用一種宣教師的聲調)時候到了，血鐘敲着了，把這班殺人的魔王全殺盡！

招弟 你是說……

正明 我們等不及北伐軍，我們先要自己動手。

招弟 不能單顧到個人洩憤痛快，我們要佈置得週密。

正明 誰耐煩你們那佈置！司令部裏老虎天天拉人去鎗斃是真的。你能說那些被殺的窮人老百姓是應該的嗎？你能說要他們等待嗎？我們要抱着犧牲的決心，拿出勇氣，拚自己的命。

招弟 這是盲動！

正明 盲動也好，正動也好，鏟除軍閥沒有錯的。

招弟 心平氣靜一點，你這種論調簡直是虛無主義。

正明 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我不管牠是什麼主義，喂，你看過那本夜未央沒有？那就是我的信仰，我們要把社會上一切強權都消滅，都毀壞，什麼

都不要，這才能建立人類理想的世界。

招弟 理想的世界怎麼好憑空建立起來呢？

正明 這……這……（語塞，強辯）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你聽我說——

招弟 好了，好了，不跟你狡辯。你知不知道麗姐的事。

正明 怎麼啦？

招弟 她對你……

正明 （打斷她的話）我就一點不懂她的意思。

招弟 那，我要同你講（看看鐘）來不及了，回頭再跟你講，你別走開。（走向

門）

正明 到哪兒去？

招弟 找朋友。

正明 又去開會是不是？

招弟 你怎麼知道？

正明 我看不必再討論什麼？還是想法怎麼復仇吧！

招弟 （停駐）怎麼？

正明 老趙大概靠不大住了。

招弟 (一驚) 呀？你知道？

正明 我聽說已經完了，你們居然還能容忍？

招弟 (驚悸) ……不會的。

正明 哼！你以為他們會對你客氣？哼！

(招弟忽忽下)

正明 全是些廢料，糊塗蛋，自己的人給人抓了，槍斃了，還要開會，佈置，佈置個鬼，我有我的做法！

(麗珍慢慢地從門內出來)

正明 (看見麗珍，找到了發揮理論的對象) 表姐，嘔，你說說看，我主張用直接的手段，他們主張羣衆革命，他們說我是個人主義，盲動……(對她的茫然，睜大眼，搖頭，大爲不滿) 哼！(要走)。

麗珍 明弟，

正明 什麼？

麗珍 你說什麼？

正明 我說我的理論。

麗珍 我相信你是對的。

正明（喜悅地）對的！是不是，到底有人贊成我。

麗珍 我贊成你，可是你……

正明 你要說什麼？

麗珍（靦腆地）我總想有這末一個機會跟你說……我幾次想跟你說……剛才招

弟……（正明皺眉，搖頭）可是……我是說……

正明（急躁地）快點說好不好！

麗珍 我一定要說，（訥訥，最後鼓起勇氣）明天……

正明 哦，你是說許家的婚事！

麗珍……（低頭，無限欲言，說不出）

正明 說呀，你要姨媽多多準備，過些日子，門面好看點是不是？

麗珍（委曲地）不……不……

正明（不耐煩地）到底怎麼回事，哭幹什麼？

麗珍 記得有一次……

正明 什麼？

麗珍 有一次我們一起讀桃花源記，你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正明（驚詫地）想得那末遠！——怎麼，到底說什麼啦？

麗珍 你說！世界上一定真有個桃花源，可惜大家不知道。將來長大了要去找，
不管天涯海角……

正明 我記不清我說過這句話了，我說過嗎？

麗珍 你說過，那是一個春天，我記得，那時我們還在私塾裏讀書，你說要造一
隻船，一齊找桃花源去。

正明 提這個做什麼？

麗珍 我……（戰慄地，半晌才說出）我做夢，夢見過這個地方，可是我不能到
那個地方，因為我已經掉在水裏了，明弟……

正明 真奇怪，你把這些小事記得這末清楚。

麗珍 你沒有想過這些？

正明 早忘了！

麗珍 （悲哀地）你難道一點沒有想到，到了明天……

正明 哦！你要是不滿意這次婚姻，我一定幫助你。

麗珍 真的？

正明 自然！只要我有能力。

麗珍 你有能力，只要你答應。

正明 我答應，因為我們從小在一起，我是一直把你當作我的……

麗珍 明弟……

正明 當作我的姐姐，永遠把你當做我的姐姐看待。

麗珍 （搖頭，茫然失望，只見嘴脣動，說不出話來，淚下）……

正明 不要難過，表姐，時候到了，打碎這個可惡的社會，你說對不對？

麗珍 （搖頭）……

正明 不對……（見她仍然不語）我真弄不明白……（走了出去）

麗珍 （用手中拭淚）永遠的……姐姐……

（余太太走出來，手裏拿着東西）。

余 招弟呢？我要讓她看看王太太送的這件禮物。

麗珍 走了！

余 唉！不知道儘忙些什麼？阿珍，你也不要愁眉苦臉的！

麗珍 （無限傷感）媽！（支持不住，返身入內）

（不一會余一清從屋外忽忽跑進來，他是一個頗為精悍而又富有熱情的青年，眼睛灼

灼有光。穿長衫，西裝袴）

余 沒有碰着招弟？

一清 她來過？什麼事？

余 沒說，誰知道她幹什麼。

一清 欸！（從袋裏掏出一張紙片來看）

余 手上是什麼？

一清 噫——（藏起）

余 我看看！

一清 （只好給她）街上拾來的。

余 （看了一眼）你好大膽，這是傳單啊！多少人就爲這點紙送了命。快丟了，

惹出事來不是好玩的。（整理桌上婚禮用品）阿珍的婚事，全要我一個人

管。唉！（要走入內室）

一清 我說，媽，這門親事還是攔下的好！

余 瞎說，這怎麼可以？許家等着迎娶，明天就要來接人。這種亂世，將來誰能

擔得了這付斤兩擔子？今天不知明天事，敗兵一下來，姦淫擄掠，那一樣不

會做？你是不知道的，阿清……

一清 這種買賣式的婚姻，只有犧牲了姐姐一生的前途。

余 不要再說你們那新派的主張了，從我們做姑娘起，就是這樣，已經幾十年

了。到了你們才弄出什麼文明結婚的新花樣來。

一清 媽！你要爲我們兒女打算打算！

余 我可不正爲你們打算？我要不給你姐姐做主，到頭還不知道是個什麼結局，你爸爸死後，全家的擔子都放在我一個人身上。我會經對自己說，哪一天你們成家立業，我也就安心了，你爸爸在地下也一定會高興的。

一清 不過，媽！我們長大了，可以自己過問的。

余 你的事，我隨你；你姐姐可跟你不同，她是個女孩子，不能跟你們「新學」跑。

一清 女孩子也一樣，您瞧，招弟表妹。——

余 快別提她，（不以爲然地）成天在外亂跑，像個瘋婆子似的。看上了個做工的老粗，成什麼話！

一清 媽，您該多想想。許家那個男的……

余 我想過不知道多少遍了，把你們扶養到大，真不是容易事。我老了，將來我還要依靠着你們，你姐姐出嫁之後，我好鬆一口氣，我要一心把你照顧到大學畢業……

一清 大學畢業？我說這種書實在讀得沒有意思，媽！還是做一點有用的事好。

余 什麼？（驚奇）不讀完書，做什麼事？

一清 這種時代，實在不是埋頭讀書的時候，多少朋友都離開了家……

余 離家，越說越怪了。

一清 媽！……

余 （禁止他說下去）孩子，當心，現在外面壞人多，好人少，你要是跟他們跑，我不能依你。

一清 （企圖說服她）北伐軍就要打過來了，他們是人民的軍隊，是替人民解除痛苦的。

余 造反，還會有好人？

一清 他們不是造反，他們是要打倒軍閥，推翻這個萬惡的舊制度，你看這上頭（指傳單）

余 還不丟掉？全不聽話，你怕是着了魔了。給我！（一把搶了）這鬼東西。（撕碎，恨恨地丟在地上）

一清 媽！要是您知道……他們流血，打仗，犧牲了性命就為的……

余 唉！一天到晚打仗，自從沒了皇帝之後就一直沒有過過一天太平日子……

一清 太平日子，不久就要來的，只要大家……（話在口邊）媽……我……

余 你要什麼？

一清 ……沒有什麼……

余（笑起來）這末吞吞吐吐的，我知道你是胡思亂想。我只有你一個孩子，不能隨你胡作非爲，唉！你就不知道父母對兒女的心……（拿了東西進去）。

一清（沈默半晌，低聲向門內叫）姐姐，姐姐！

（麗珍慢慢走出來，沈默，二人對看無言）

一清（低聲）我就要走了。

麗珍 跟媽說了？

一清 她是不會允許的，還是不讓他知道的好，（稍停）姐姐，你……

麗珍（難受地）我……？

一清（歉疚）我不能幫助你，就這末走了。

麗珍 唉！

一清 你真打算……？

麗珍 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一清（感慨地）總是這種制度不好，要是這個制度再存在下去，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一想到這些，我恨不得現在已經在北伐軍裏幫他們打仗了。（矛

盾地)不過我走了之後，你……

麗珍 (半响)弟弟，你走吧！你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一清 等到革命成功之後，什麼人都有前途，鏟除封建勢力，打倒帝國主義，每個人都有生路。

麗珍 真到了那個時候就好了！

一清 這個時候快了！你在家等着。北伐軍一到，我也就跟着回來。

麗珍 ……到了那個時候……

一清 那個時候，世界都變了！（興奮地）姐姐，等着我，你一定要等着我，將來你和表妹她們一起出來做點事。

麗珍 要是我能夠……

一清 你能夠！

麗珍 (含淚)好，我等着你！

(正明從外面回來，大家看着他)

正明 (一屁股坐下，不理他們)哼！剛才我滿街跑了一轉，總以為可以碰到幾個大刀隊，司令部的人物，我已經預備好了，可是奇怪，偏偏一個也沒有遇着。

麗珍 當心點兒，明弟！（他不理。在下面他們的對話進行時，麗珍不斷注意而

關心）

正明 （冷笑）我倒要看看他們怎樣砍掉我的頭。（憤憤地）這些狗。

一清 不要蠻來，衝動是沒有用的。

正明 （挑戰地）像你們就有用？只忙着組織，計劃……到頭來什麼事都沒有做出來。我問你，老趙現在怎麼樣了？

一清 不知道，說是……他們正在設法營救。

正明 營救？恐怕已經沒命了！

一清 你說得準？

正明 總不會錯在哪兒！只有刀架在頭上，他們才知道利害。

一清 這不是澈底的辦法，去了一個還會再起來一個，等到北伐軍一到，他們就會馬上斬草除根。

正明 你把北伐軍說得神乎其神，哼！

一清 北伐軍也許還不夠完整，不過他到底是革命的武裝力量，加上當地工農學生的組織……

正明 你去相信他們好了，我不相信！

一清 你相信什麼？

· 正明 我相信這個，（拿出一把刀來）可恨我還不能找到一把槍……要是有了槍，哼！

麗珍 打算幹什麼？

正明 不要怕，（收起刀）我就用這個去對付他們，我要殺死一個給他們看看，管他什麼「老虎」不「老虎」，司令不司令。

一清 你這種個人報復，徒然犧牲自己。

正明 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是打定主意了！你去投你的北伐軍好了，各人各幹法。

麗珍 明弟，千萬不能這樣魯莽！

正明 你們都是膽小鬼，害怕這，害怕那，可是「血鐘」響了，牠發出一種聲音，這聲音高叫「復仇」。

麗珍 好怕人的話……

正明 一些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們，你們懦弱，所以你們可怕。

一清 正明，理智一點兒，冷靜一點兒。

正明 不要你說，我聽得夠了。

一清 無論怎麼說，個人的復仇，只能洩憤一時，一定要羣衆起來，有組織的行動，才能澈底推翻他們。

正明 又要說教嗎？請到課堂裏去，或是你們那些寶貝討論會裏去！

（外面人聲，羣衆聲）

正明 你聽，又在槍斃人了，百姓何辜，你還有什麼話說？

一清 我不想跟你爭吵，你總會有一天明白過來。（走進內室）

麗珍 明弟，你好像受了什麼刺激似的。

正明 人殺得太多，我受不了啦，前天我親眼看見大刀隊殺死一個小孩子，把一個小孩子的頭砍掉半個，一聲「媽」剛叫了一半。這就是這班劊子手做的好事。

麗珍 休息一會吧……你的樣子……

正明 害怕是不是，去吧，讓我一個人留在這兒！

麗珍 （不願走）你不知道，剛才你跟我一清說話，眼睛都紅了，好像是瘋子似的。

正明 你們都是一樣，（負氣）我是瘋子，讓我一個人做瘋子吧！

麗珍 我說的是真話……

正明 (發怒地) 讓我一個人留下好不好?

麗珍 我……

正明 請你進去……

(麗珍受了委曲，膽怯地走進去)

正明 (急躁地在屋中踱着) 瘋子，哼！瘋子！

(樹本從中門膽怯地進來，大概在外面考慮了好久)

樹本 請問！(看見了正明) 正明。

正明 (看見他，稍驚異，並不歡迎) 怎麼，你來了？

樹本 你這地方，好不容易找，我問了好幾家，才摸到這兒來。

正明 (不高興地) 有什麼事？

樹本 家裏悶得慌，我一定要找一個人談談。

正明 幹嗎要找我？

樹本 你知道我找不到第二個人，家裏的人不瞭解我，而且，我要談的是個重大的問題，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正明 是不是你說過的？

樹本 是的，我又考慮了一下，你能給我點意見嗎？我實在決斷不下……

正明 你又是考慮再考慮！（背向他）

樹本 你有點不高興嗎？

正明 哼！

樹本 要是你願意，到我家裏去談談，好不好。

正明 我不要到你家去。（突然，正言）你這句話提醒了我，我得告訴你，從今以後，我們的友誼一刀兩斷。

樹本 （莫明其妙）爲什麼？

正明 等等你就會知道，你是「老虎」的兒子，我可不是，你得當心點兒。

樹本 你是說我父親？

正明 一點兒也不錯，你還是走的好，各人有各人的事，互不相犯，你考慮你的哲學問題，我做我的事。

樹本 難道你也……？

正明 （冷笑）我也……你這個傻大個，我的主張不知跟你說過多少遍了，我是
要復仇的，「血鐘響了！牠發出一種聲音，這聲音高叫復仇！」

樹本 你？什麼，你要復仇？

正明 是的，我要復仇，替人民復仇！

樹本 (覺得投機) 復仇，復仇，這是我天天想的事，可是我卻總決斷不下，正明，請你再說一遍，復仇是對的嗎？

正明 對的，對的，絕對是對的。

樹本 我還要問你，復仇是正當的方法嗎？

正明 世界上沒有比復仇更正當的辦法了。

樹本 可是，我應該怎麼說呢？我會告訴過你，比方說，有這麼一個人……

正明 我聽說過。

樹本 讓我再詳細地說一遍。

正明 快說！

樹本 比方說，有這末一個人，他的父親是被人殺死，他的母親也是被迫而死，

他應該怎麼辦？

正明 我不早就跟你說了，殺死那個仇人！

樹本 可是……可是……

正明 還有什麼問題？

樹本 要是這個殺死他爸爸的人，又是他親近的人……

正明 什麼？

樹本 是的，他親近的人，我是說他親近的人，如果殺死他爸爸的是一個……

正明 （想到自己的打算，誤會）你！你怎麼知道？

樹本 我知道，是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的。

正明 你說你知道？

樹本 是的，我想（看着他）我沒有錯。

正明 （魯莽地）那末，樹本，我不得不說，既然是這樣，請你趕快走。

樹本 （莫明其妙）爲什麼？我還沒有說到問題的中心呢！

正明 因爲你畢竟是你父親的兒子。

樹本 我該怎麼辦？

正明 從現在起，我們不要再碰見，這是最好的辦法。（揮手）

樹本 這是怎麼回事？正明，我要你幫助，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

正明 要我幫助，哼！你是真傻，還是故意裝傻？

樹本 我該怎麼辦？怎麼辦？

正明 沒有什麼怎麼辦？你回你的家去，再會！不！我們大概不會再見，果真有

再見的時候，你也不會認識我的，哈哈（看他不走，粗暴地）還不快走！

樹本 我走，我……就走，不要怕……我是孤獨慣了的。我是個傻子！（走了出

去)

正明 (思忖)……什麼？他知道了，我要去……哼哼！這個傻傢伙，他還來跟我商量！天下有這樣的傻瓜蛋，要跟自己的仇人商量。哲學，哲學，去他的倒霉蛋的哲學，……要找一個機會，哼！我的勇氣？(要走)

(正在他要走出去時，麗珍走出來，他似乎早就在等着了)

麗珍 要出去嗎？

正明 (回身見她)是的，悶得很！到處沒有一塊好地方，全世界都要毀滅！

麗珍 明弟，爲什麼？我們偏碰到這個時候？這種事情！(啜泣)

正明 「眼淚是愚蠢的，血鐘響了」(突然)你看完那本夜未央嗎？

麗珍 (點頭)……

正明 你記得嗎？那上面說過：「這個行動是應該的，我應該完成牠，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推動我，引導我，命令我去做……」

麗珍 (懼怕地，不解)你說的是什麼？

正明 (反覆地念)「這個行動是應該的，我應該完成牠……」我就要去。

麗珍 你的臉色這樣難看，(握着他的手)像是發寒熱似的，忍耐一點，不要跑出去。

正明 笑話，現在什麼人都說要等待，等待？好像生命是千年不化的木乃伊似的。

麗珍 明弟，千萬不要性急！

正明 （怒目）性急，我是性急，我是個急性鬼，你們讓我去吧！

麗珍 你……（哭）

正明 （看見她哭了更氣）就說許家這門親事吧！姨媽就不肯退，也不肯延遲，姨媽說，怕人家說話，許家是跟王司令有交情的人，哼！許家仗着有錢有勢，就可以這樣做嗎？我倒要弄掉一個給他們瞧瞧！（玩弄手中刀）

麗珍 饒了他吧！而且你……

正明 替他求情？哼！爲了民衆，我已經下了決心。

麗珍 反正不是你一個人。

正明 爲了救千萬被犧牲的人，也爲了你。

麗珍 （不解）爲了我？

正明 因爲你正是這千萬個人中的一個。

麗珍 我……我不是——

正明 嗯？

麗珍 (忍痛) 不能怪別人……

正明 你自己願意?

麗珍 (咬牙承認) 唔!

正明 你說什麼?

麗珍 是我——情……願——

正明 唔，昨天你還不同意，今天你就變了主意，人心的中毒比微菌還要快!

麗珍 那……你可以放棄你的計劃了!

正明 (恍然) 也許在這一點上，我會放棄。你不是我所理想的那種敢作敢為敢反抗的女性。你是會投降的，我早料到，我並不灰心。

麗珍 (不知如何是好) 我不是那個意思!

正明 反正是一樣，我有我的理想，我就要去做，我要去找同情我的人，如果找不着，還有我自己。(跑了出去)

麗珍 他真的會去做，爲了我——這末一個不足道的人？我的命已經是註定的了！爲什麼還連累別人？(對爐火發呆)

(阿四進來)

阿四 余太太！(看見不在，停住)

麗珍 你？——（向內）媽，媽，有人來了。

（余太太上）

余 （看見阿四，不解）你是……

阿四 王公館裏的聽差，我們太太……（看着麗珍不說）

余 阿珍，你進去一下！

（麗珍走入內室）

余 快說，你們太太怎麼了？

阿四 （低聲）我們太太在外面，要是沒有什麼不方便，她要親自進來跟您說幾句話。

余 去請她進來！

（阿四下，馬上跟菲莉上，菲莉換了一件平常衣服，可是在這小屋裏出現，還是顯得格格不入，手裏拿一個提包）

余 沒有人，坐下來談談。

菲莉 我只說幾句話就要走，（對阿四）阿四，你在外面等着。

阿四 是。（走出）

余 讓我關上門。（去而復上）

菲莉 招弟沒有來過？（嘆點頭）我怕她難過，永興紗廠那個姓趙的工人已經給槍斃了。

余 真的？

菲莉 我聽見殿虎說，捉到的共產黨有個叫趙明順，馬上叫他下令解決了，省得時間一久，弄出麻煩來。

余 唉！可憐的人……

菲莉 他本來是該死。這種亂黨，還想勾引我的女兒！我怎麼忍受得了！

余 不過招弟……

菲莉 我就擔心這個，要是我能全告訴她……那……那是不可能的。你給我勸說勸說她。

余 天下做兒女的，總不懂得母親的心。坐一下，正明不在家。

菲莉 剛才險些碰着他，我看他走遠了，才敢叫阿四進來。等招弟來，你慢慢透露這個消息給她，說是趙明順已經死了。要她……

（一清從旁邊房裏跑了出來）

一清 什麼？媽。趙明順死了？

余 （一愕）是的……招弟知道沒有？

一清 剛才我碰到她，她還說不要緊。

余 快去看看她，恐怕現在她已經知道了，要她別難過，事情已經如此，也沒有辦法。

一清 她就要到這兒來。想不到給正明說中了！

余 (着急) 快去，越快越好。

(外面有人敲門)

一清 準是招弟來了！

余 去開門！

一清 誰把門關了？(走出)

(她們緊張地起立傾聽)

正明 (在外) 爲什麼關上門？

一清 (在外) 你看見招弟表妹沒有？

正明 (在外) 沒有。

余 (驚慌) 正明！

菲莉 快，(焦急) 糟了，我不能讓他看見。早知道還是不來的好。

余 到房間裏去坐一下。

（她們走進內室）

（正明和一清走進來，正明有點醉意）

一清 你喝了酒？

正明 可不是？這才痛快，我實在壓不下肚子裏的悶氣……這個悶氣藏在肚子裏快把我脹破了……肚子這末一點大，氣那末多，你說會容得下嗎？

一清 （厭膩地）喂！出了事了。

正明 什麼天大的事！天大的事在我的心裏！

一清 （見他所答非所問）你從來不喝酒的，怎麼了！

正明 我一生怕就喝這一回酒了。我本來不要喝，是酒要我喝的。不要緊，我沒有醉，只要躺一會兒，等會起來，還有事要幹……（向內室走去）

一清 回來，你知道出了什麼事？

正明 什麼事今天夜裏全解決了，不要拉着我，我去躺一會兒，躺一會兒。

一清 快去找表妹去！

正明 幹什麼？你去，你去好了。（要走入內室，推門不動）誰把門關了？

一清 是媽跟……

（招弟進來，滿面淚痕，她彷彿是提着千斤重的脚步，一進來便跌在椅上）

一清 (走過去) 表妹!

招弟 (擡頭看他半晌)……明順……完了!

正明 (酒醒了大半) 老趙?(一清點頭) 可不是真的?你們不主張復仇,要等民衆,要等北伐軍,現在怎麼樣?

一清 正明!

正明 哼!血仇,必須用血來報,你哭有什麼用?等着我給你報仇!

一清 你們營救沒有結果?

招弟 這個狗軍閥,他們一捉去就……他是犧牲了。(哭)

正明 王殿虎,狗東西,別人怕他,我不怕他。

一清 不要難過……(慢慢地)我們要永遠不忘了這件事。剛才我一聽見王太太來報告這個消息……

正明 什麼王太太?

一清 你沒見過?

正明 我出去時,好像看見一個女太太向我們家門口走來,就是她?

一清 一定是她。

正明 呀,她是……我見過她……她是王殿虎的小老婆。

一清 胡說，你醒醒。

正明 我絕沒有看錯。

一清 她們在裏面。

正明 讓我去看看，到底是誰！

（正明走去，把門帘掀起，門這時開了，姨母與菲莉就站在門口，大家驚退）

正明 王太太，原來是你。……（惡狠狠地）你這傢伙跑來幹什麼？

余 正明，王太太是好意來報告消息的。

招弟 人已經給你們弄死了，還要怎麼樣？你們殺死我們一個，我們會有十個出

來……你這偵探，你這狗！（菲莉無言）你居然敢到這兒來！

余 少說兩句，招弟！

招弟 我要說，你這個不要臉沒有良心的女人，你們殺明順，殺革命黨……

余 完全弄錯了，招弟，王太太不是這種人。

正明 （走到菲莉前，故意）是的，王太太不是這種人，我知道，我敢證明。

（大家屏息）讓我來告訴你們，王太太是誰。

（這時麗珍也出來了）

麗珍 是誰？

正明 她就是頂頂大名的王殿虎的姨太太。

大家 什麼？

正明 正是殺死老趙，天天殺人的「老虎」的第三個姨太太，這才是她真正的頭銜！

余 正明，不能這樣……

正明 這種不要臉的，妓女還不如的東西，居然跑到我們家來。姨媽，你怕是瘋了，袒護這種人。

(菲莉要說什麼，但說不出。要走)

正明 不許走！

余 讓她走！

招弟 非弄清楚不可。你是來幹什麼的？

(菲莉向前走，他們攔她)

(阿四上，撥開衆人)

阿四 太太，我在這兒！

(菲莉趁這時走了，阿四隨下，正明要追，姨媽阻止他)

正明 別放走了她！

余 正明，你不知道……

正明 我知道，我見過她，在他們家裏，別看她長得漂亮，她同老虎一樣狠毒，多少人丟了性命，一半是她的主張。

余 你們……（不知怎麼說才好）孩子，孩子！

一清 媽，怎麼你替她辯護？

余 不，你們……（欲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唉！你們不聽我的話，這怎麼好，怎麼好！（走到屋內）

麗珍 媽！（扶着她同下）

一清 不用怕她，北伐軍就要到來，看他還能威武到幾時？（靜默片刻）

（招弟，一清，站立，正明躡着）

（招弟啜泣，一清進內室，稍停，拿了一個紙包）

一清 表妹，我就走了。那些不知道的同志面前你給我說一聲。

招弟 （看他半晌）我恨不得隨你們一起去。

一清 不，你留在這兒有你的作用，等北伐軍打來，我們再見！

招弟 （難過）沿途小心……

一清 這不會長久的。也許有十來天一個月，也許是明天，也許是今天，這都不

要緊。不要難過，不要因為老趙灰心，在革命的路上，不免有點犧牲，可是最後的勝利……

正明 你們還這末說！可是你們為什麼不去動手？要等待？

一清 （看他一眼，不答，對招弟）這方面，還得靠着你們，你們工人的隊伍。

招弟 放心，當你回來的時候，除非我跟明順一樣，不然，你總會看見我的……

一清 正明，再見，（握手）希望你跟我們一起工作。

正明 再見，將來你會懂得我。

一清 （低聲）請你跟媽同姐姐說說，叫他們不要擔心。

招弟 讓我送你幾步！

一清 不要氣餒，不要害怕！

招弟 （昂然舉頭，淚珠閃閃發光）我不怕，他們嚇不着我！

（他們同下）

正明 走了！他們總跟我想的不同。不懂是什麼道理！我的辦法多麼痛快，直撻

了當。今天晚上……

（麗珍上）

麗珍 他們呢？

正明 走了。

麗珍 到哪兒去了？

正明 一清投北伐軍去了。

麗珍 就這末走了？

正明 大家都走了，哼哼！我也要走了！

麗珍 你到哪兒去？（正明點頭）不，不，不能！

正明 不要阻止我，我的使命比他們更大，我不能像他們那樣緩慢，我要復仇！

「血鐘響了！這個行動是應該的，我應該完成牠，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推動我，引導我，命令我去做！」

麗珍 你說什麼？

正明 我對你說過，你忘了？

麗珍 你不能去！

正明 爲什麼？

麗珍 爲了你自己，還有別的人！

正明 誰？

麗珍 如果你知道，有個……愛你……的人，勸你不要走，爲了她……

正明 不，我已經決定了，這不是談愛情的時候。

麗珍 你想得到那愛你的人該多末傷心嗎？

正明 不，沒有這回事，根本就沒有這末一個人。

麗珍 (顫抖地) 明弟。

正明 爲了民衆，我要去！

麗珍 你的生命……

正明 一切都置之度外。

麗珍 不，我不能再看見你了嗎？

正明 能，只要你相信我，我有這種自信！(即從中門下)

(天黑了下來)

麗珍 天黑了，走了，全走了，沒有一個留下，一清去投革命軍，招弟也走了，

正明去幹那怕人的事，我還能看得見他嗎？他不會被抓着送去……啊！天！

我……明天……許家……誰也看不到我這個人！(走向母屋) 媽媽，媽媽，

我辜負了你二十幾年養育之恩，不得不離開你，媽，不要難過，人總得要有

這末一次的，我不怪你，我沒怪你的意思，苦命的人總是這樣的……我不能

夠像招弟那麼打出去，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我是個累墜。沒有人知道，我這

顆心，我爲什麼不在這最後一刻同他說個明白呢？……不，不，還是不說的好，他是個了不起的男子漢，應該有一番作爲！（苦笑）我怎麼能攀住他？我是個一點用處也沒有的舊式女子，舊式女子……啊！我……媽……（她似乎下了決心跌跌踉踉地走入內）

（半晌，余太太從室內出）

余 阿珍，阿珍，天黑了，怎麼不點燈，屋裏一個人也沒有，都到哪兒去了？阿珍，阿珍，你在屋裏嗎？阿珍，阿珍，阿珍……（叫着叫着向內室走去）

——幕徐徐下

第四場

王家花園井邊，景同第一場，陰森淒慘的成份更加重了。

沈沈的黑暗，壓在各種東西上，空氣像是凝固起來。

遠處有幾聲槍聲，接着是狗的長嘯，撕破黑暗的長空。

幕開時，正明從樹叢中躬身墊足上，看見遠處有人走來，馬上藏起。樹本走向井邊，井是被掘開了，旁邊擱着磚瓦碎片，他用手伸向井欄，搬去幾塊磚頭，並向下俯瞰，然後覺無所得，坐在井邊，兩手支頭，苦惱地思索着。

遠處有人敲更，清脆的聲音，震破沈寂。這斷續的更聲，響徹在黑暗中，更顯得悽涼，恐怖。

不一會，有人提個燈籠，他試探着走進。只看見一星火光，在黑暗中閃動，慢慢移近前來。

提燈籠的人 誰？誰在那兒？

樹本 幹什麼？

提燈籠的人 （噢，驚）呀！（要走）

樹本 站住，阿四！

（抓着提燈籠的人）

阿四 （用燈籠照着）是少爺！

樹本 你跑來幹嗎？

阿四 我……（訴苦地）老爺說，這些日子不平靜，要趕防着點兒，偌大的花園，難保不闖進個把革命黨來，那可就糟了。少爺，再說，那個鬼……

樹本 不許說！

阿四 少爺！你在這兒……？

樹本 不用管我，走吧！

阿四 是！（提着燈籠走了）

樹本 （望着他遠去）鬼，真的有鬼嗎？我親眼看見的，那不是鬼，那是他，他們管叫「老虎」，我現在叫父親的人。父親，父親，我父親早死了，死在這裏邊，母親也死在這裏邊。（看着井）井，假使你真看見了這些，告訴我，我不信有這樣的事，我已拆開堵着的地方。（對井）可是你空張着一張嘴，不會說一句話，他待我那麼好，他對我就是一個父親，從來沒有不依從我。如果他真是殺人的凶手，那是多可怕的事。復仇，容忍，還是等到完全弄清楚

以後？這是我不能判斷的問題。這事是合理的嗎？有着理論的根據嗎？……誰來告訴我？沒有人告訴我，我這傻子，我這「傻大個兒」，世界上我是最孤獨的人，連正明也離開了我，他把我從他家裏趕了出來……爲什麼？爲什麼？我想不出一個道理來，他知道了嗎？他害怕嗎？看他那神色，他不願意交我這麼一個朋友？他瞧不起我？真的，我連自己也瞧不起自己，我是這樣沒有用，到地的沒有用，荒唐，荒唐……

（這時老張提了燈籠從黑暗中走到他身邊，他不知道）

老張 少爺，少爺！

樹本 （發現老張，好像遇見親人似的，一把拉着他）你說該怎麼辦？

老張 （莫明其妙）什麼？

樹本 （知道問錯了對象，噓了一口氣）這事還得我自己來解決。

老張 （關心地）少爺！你可別凍着，這大冷天。……

樹本 我不冷，只覺得熱。

老張 我聽阿四說你在這兒。沒有人照應您！我可不能讓您一個人待在這兒，去

睡去吧，少爺！

樹本 你叫我怎麼睡得着？

老張 睡不着？年紀青青的睡不着？像我們老頭子才睡不着呢！唉！少年時候欠的債太多了，一倒下去，就噉咕這些，你們年青人可沒有這些毛病，你們是該好好地睡覺的。

樹本 不成，就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是做夢做到大天亮，我從來沒有這樣過……

老張 快別胡思亂想，過去的事讓他過去好了，可怕的事還在後頭呢！

樹本 在後頭？

老張 燒餅歌上說得好：「……砲響煙火迷去路，遷南遷北六三秋」，我看天翻地覆的日子就要到了。

樹本 天翻地覆的日子？可是，那跟我又有什麼相干。

老張 那時候誰都不能保得住自己，乾坤倒轉，山崩地裂，洪水滔天，人恐怕要死一個乾淨，只有信菩薩的人才得救。

樹本 菩薩，笑話！

老張 不要笑，你不聽見這兩天有一種聲音，從西南方一直衝向東北，老年人說這是魔鬼叫囂，叫做叫做……

（遠處有長的狗哭）

老張 你聽，你聽，那不是嗎？

樹本 那是狗叫。

老張 不對！

樹本 是的，你聽呢？

（真的是幾聲狗吠）

老張 我說的不是這個，推背圖上的話真靈驗。那年長毛造反也是這樣的。一天夜裏括大風，把房屋頂都吹上天去了。

樹本 快收拾起你的那套老古董吧，全是不合科學的廢話。

老張 少爺，你不信是不是？我可親眼看見的。不說別的，今年早就交了春，可是這花園裏別說花，連一根苗也沒有，到處是陰慘慘的，你說，這還不是天下大亂的徵兆？加上外面人心不定，嚷着造反！

樹本 你說革命黨？

老張 什麼勾命黨勾魂黨，那也是劫數，老爺說：風聲不好，要搬個家……唉，在劫難逃。人只有一條命！

樹本 老爺什麼時候說的？

老張 正午時候，老爺回來，神色不好，只叫我們當心着收拾東西。

樹本 哦！

老張 唉！我倒是替老爺擔心，這些日子太辛苦，我跟老爺三十年，就數得出這幾天臉色難看。

樹本 什麼？

老張 （嘆口氣）實在是殺的人太多了，老爺是個鐵打的漢子，什麼也不動心，少爺，你該學學老爺，他真是個英雄好漢！

樹本 哦！

老張 老爺當日年青的時候，多威風，誰不怕他，這兩年老多了，加上精神不濟，最近害了病，差遠了。一個人貴在年青，少爺，你可得保重，回去睡了吧！

樹本 讓我再坐一會兒，我愛這兒清靜。

老張 你瞧，冷風颼颼的，多可怕。

樹本 老張！今夜裏，你說老爺會不會還來……

老張 ……這……說不定……老爺的病誰能把得穩呢？你要什麼？少爺！

樹本 我正在這兒等着。

老張 啊！少爺！不要嚇唬我！這是幹什麼？再說那天許是我們看錯，我是驅着

你，講着玩兒的，從來就沒那回事。

樹本 什麼？

老張 可不能發傻脾氣，少爺。

樹本 (推他) 不用管我，老張。

老張 少爺，早點安息吧！三更半夜，當心凍壞了。(突然，指藤蘿架後) 什麼？什麼東西動？

樹本 (向他指的那邊看) 呀？

老張 (拿了燈籠要去照) 那……

(有貓叫)

老張 哦，是隻野貓，我以為又是什麼東西，少爺，你還是回去吧！

樹本 再過一會兒。你不要耽心，我自己會回去的。

老張 唉！(搖搖頭) 真是沒有辦法，有點兒傻。(走了，再沒入樹後)

樹本 這老傢伙，說話恍恍惚惚地，叫我越加糊塗起來，天下大亂，天下是要大亂的，這個世界不亂還成？……什麼事都讓他過去！真地可以讓牠過去嗎？不，沒有過去，不能過去，這事情就好像在我心裏生了根，牠咬我，啃我，我只等着一個機會，一個證實。(沈思，有所得) 對了，我就這末去做，如

果這是千真萬確，我應該馬上下手，那怕他是我的父親，扶養過我那些年的父親，不，到了那時候，我已不是我的父親了。……拿定主張，勇往直前，就是這一次，要堅定，只是這一次。我要信任我的眼睛。……如果是真的，他會當面說出一切，對我懺悔，那我就有了一個最好的根據，是的！（堅決地）我該這末辦，這才是最好的法子。（匆匆地走下）

（靜默，一會，正明在藤架後逐漸露出全身）

正明

好險，（望望樹本去的地方）差一點兒給他們抓住了，胳膊刮破了。（對樹）混賬東西。（摸袋）沒有丟掉吧！（掏出刀）在這兒，有你我才幹得了事。……哼！幸好是熟路，可不能碰着樹本，他好像有着提防，這個渾小子，傻瓜蛋，他弄不了我。……哼！「老虎」「老虎」，今天可要你變成一隻死老鼠，就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當兒，請你喫我一刀。你殺的人太多了，也有個今天。……哼！現在大概正抱着姨太太睡覺吧，我要一古腦兒結果了，你們這一對狗男女。（要走，看見遠處有人影）那邊誰來了，我得快走。……（向那個有燈火的窗子走去，走了幾步回身，）那是什麼？好怕人，（低低地）來了，來了，不像個人樣兒，鬼，啊，鬼！快躲開他。（他迅速地不見了）（有一個高身材的黑影走過來，渾身漆黑，好像是黑布衫袴，戴頂破氈帽，看不出眼

隨鼻子，只看見兩眼中射出一道閃閃的光亮，枯瘦的兩手下垂，牠直挺挺地走來，沈滯地，緩慢地，一走到井邊便停止了。

（突然，路上有人走來，牠發覺了，隱入樹後）

（小路上走來的是殿虎，他的全身服飾和第一場同，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地走着，嘴裏喃喃地說着話）

殿虎 已經二十年了，誰還會想到，就在花園的井裏頭，那不是我……是他自殺的，誰能說不是他自殺的？誰敢說他不是自殺的？……井已經填了！你們好，好兒住在裏面！你們的魂靈早日超生……

（這時，鬼向他走來，越逼越近，然而他沒有看見）

殿虎 我「老虎」是對得住你們的。不錯，當年虧得你榮貴，我老虎成了大將軍。……（鬼要走到他面前，他又轉身未見）可是你們現在在井裏，三合土，水門汀，嚴風不透……這樣一個好房子，再也找不到。……哼！（冷笑，慢慢走過去，用手摸井，突然發覺井被鑿開了，大驚）什麼，鑿開了，誰鑿開的？（急退，發現了鬼）啊！（這一下可嚇醒了）你！……你！……你是誰？你出來了，榮貴！啊！是你……（退，躲在一邊）你出來了，你把井拆了，你從井裏出來了？你不願意住在裏面？你打算怎麼樣？（稍膽壯）你

以爲我怕你嗎？你忘記了我是「老虎」，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虎」了，閻王爺也得讓我三分。哼！你瞪着眼睛看我，你瞪着我好了，你能把我怎麼樣？只怪你不好，你死了，你的老婆，是我好心收了她。到頭來她自己投井自盡，這筆賬可算不到我頭上。什麼？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問她？……：你不能怨我，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你要說什麼？你說出來好了。（鬼走近他兩步，他退兩步）不要走近我，我有手槍，走開！你以爲我打不死你，哈哈！笑話，你不能跟我爲難，除非閻王爺他親自來請我，也得碰着我高興不高興。（鬼又走一步）站着，你這個冤死鬼，你還走過來！誰敢違拗我的命令！你？你敢！你還要走！（鬼不聽，仍是一步一步走得靠近他。他退）我讓你一次，你可不許碰着我一根汗毛，我是司令，我是司令王殿虎，我手下有的是人，讓開我，你這冤魂，快回到井裏去！我一定給你拜懺放餓口，叫你早昇天界。儘站着不動，你還有什麼說的？你打算怎麼辦？哼！你一定要跟我討命？（鬼毫無感覺，仍然是一步一步慢慢走來）不許靠近我。你是沒法兒帶我去的。（戰慄）我不怕，我在關帝廟裏求過籤，我是不會跟你走的。除非玉皇大帝差了金翅大鵬鳥，親手下玉旨來接我。……：你敢？你再走一步，我就幹了你。（可是鬼直向他走，逼近他身）

殿虎（大呼）救命啊！救命！（鬼舉起手來，剛要撲過去，殿虎開槍）救命！

救命！（一邊開槍，一邊叫着逃走）

（鬼倒在地上，慳然有聲）

（這時花園四面火起）

（遠處殿虎仍然叫着：「救命」）

（接着是有人叫：「抓刺客」，「抓刺客」的聲音）

（阿四和老張拿了燈籠電筒上）

老張 出了什麼事？

阿四（看見躺在地上的東西。）你看，誰躺在那兒？

（他們跑到鬼身邊）

阿四 什麼人？

老張 可不是刺客？

阿四（不敢近前）這末古怪的樣兒。滿臉漆黑，好怕人。

老張（慢慢走過去）你是誰？（用燈細照）

阿四 啊呀，鬼，鬼！

鬼（呻吟）是……是我……老張。

老張 什麼？

鬼 遲了一步，遲了一步。

阿四 (看明白了，大驚) 是少爺。

老張 少爺，你怎麼啦？

樹本 我中了槍，我完了，事還沒有做好……我的仇還沒有報……

阿四 到底什麼回事？

樹本 (迷惘地) 媽媽！她向我招手呢！只遲了一步，我中了槍了。

阿四 誰開槍的？

樹本 是他，是他……殺死我父母的劊子手。我這傻子，想得太多……我只遲了

一步……

阿四 少爺，你怎麼弄成這樣的？

老張 (狐疑) 模樣兒簡直是死去的老李。

樹本 我……要……證實這件事，我……裝做鬼魂，走到這兒井邊……

阿四 什麼？

樹本 只遲一步……我到底做了……你還說我傻嗎？老張？

老張 (悲痛地) 不傻，不傻……不傻……少爺……

樹本 那，那就好了，我……我是對的，我不傻……不傻……（面現微笑，聲微

弱至聽不見，垂頭死去）

（阿四不解地看着他們，遠近有「抓刺客」，「抓刺客」的叫聲）

——幕下

第五場

緊接上場，王家花園別墅小客廳，屋內黑暗，只有窗外火光閃爍，遠近人聲打成一片。

大客廳裏人影幢幢，語聲嘈雜，不一會，菲莉攙扶着殿虎進來，開了燈，殿虎坐在沙發裏，神色沮喪，心神不寧。

菲莉 虎，沒有傷着你？

殿虎 （喘息未定）沒有。

菲莉 那就好了，什麼刺客，這末膽大。你看清楚了沒有？

殿虎 （不願提起）……沒有弄清楚。

菲莉 抓着他，一定非千刀萬剮不可……（倒了一杯茶）喝口茶。定定心。

（殿虎接過來要喝）

（老張跑進來）

老張 老爺太太，少爺死了！

殿虎 什麼？（杯在手中，停喝）

老張 少爺受了槍傷，死在井旁邊。

菲莉 啊，他幹麼到那兒去？（向門走去）

老張 誰知道呢！他換了衣服，我們都不認識了。

殿虎 （慌）是不是穿的黑色短衣服？

老張 嗯，是的。

殿虎 啊！（手中茶杯落地粉碎）

菲莉 怎麼了？虎！（端詳他）你看你，你這樣兒。（看見殿虎立起，拉他坐

下）還是不要去看的好，人死不能復生，看開點兒（對老張）還不快去，吩

咐他們把少爺的屍首放好，天亮就叫人來辦喪事。

老張 是。（下）

殿虎 （自語）是他……

菲莉 你說什麼？

殿虎 ……

（阿四跑進來）

阿四 老爺，兇手抓到了，聽候老爺發落。

殿虎 （出乎意外）抓到了？

阿四 現在看在衛隊室裏。

菲莉 先給我打他個半死，搜他身上。查查他倒底是個什麼傢伙？

阿四 (把手裏一柄刀，放在桌上) 刺客身上什麼也沒有，就只有這把刀。(菲莉拿起刀來細看。) 可是，少爺卻是槍子打的。

(殿虎不禁汗下)

菲莉 沒有槍嗎？

阿四 搜了半天，沒有別的東西……小的在花園裏檢着了一桿槍。……是老爺防身用的。(將槍呈上)

殿虎 (馬上接語) 我……我……剛才跑的時候掉下來的(收了槍) 快去提犯人，我要親自審問。

阿四 是！(下)

菲莉 兇手一定是看錯人了，他本來是要想殺你的。

殿虎 殺我？(捧笑) 哼哼！你不記得嗎？上次關帝廟的上上籤上寫着：「彭祖享年八百歲，榮華富貴無盡期。奉旨金翅大鵬鳥，玉帝仙人下書時。」

菲莉 對了，後來給馬化龍看，他說：這就是說你的命長，榮華富貴！一生一世享受不完。

殿虎 我死的時候，玉皇大帝會差了大鵬鳥來接我，天上還會掉下玉旨來，哈哈……

菲莉 想那些幹什麼？

殿虎 呃，自從司令部裏那次有了刺客，我就老記起這幾句話來，這裏面的確有個道理。

阿四 （上）老爺！兇手帶來了，在外面！

殿虎 帶他進來，衛隊在外邊四面守着。

阿四 是。

（人犯被帶上了。菲莉看了大喫一驚。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正明。他毫不害怕地站着）

殿虎 哼！你！

菲莉 （半晌才掙出一句話）你怎麼……？

（正明不答）

殿虎 （看出菲莉的驚惶）莉莉！

菲莉 （爲他解說）我看他不像個刺客，（給他機會）你……
讓我來問他。你是什麼人，膽敢到公館裏來行刺？

正明 不必多問，殺死我好了。

殿虎 哼！沒有那麼容易。你們有什麼組織，你有什麼同黨，你來是幹什麼的？完全從實招來。

正明 我就是殺死你，沒有別的話。

殿虎 你跟我有什麼冤恨？

正明 沒有。

殿虎 那你幹什麼要來行刺？

正明 我恨透了你們，你們這班舊社會的蛆蟲，人類的蠱賊，你仗着自己有兵有權，拚命亂殺老百姓。

殿虎 (大喝) 混蛋，你敢罵我！

正明 我豈止要罵你，恨我沒有殺死你。

殿虎 好大的狗膽，你現在就在我的手掌心裏，我馬上就要把你殺死，看你還強嘴？

正明 (大笑) 我既然來了，難道還怕死？

殿虎 不許這樣放肆，快供出你的同黨來。

正明 我沒有同黨……

殿虎 傢伙有的是，等一下不怕你不招。

（菲莉一直在焦急，這時插進來）

菲莉 還是把他押下去，回頭慢慢地問吧！

正明 不必！隨你怎麼辦，我也不會說出什麼來。

殿虎 （冷笑）你要殺我，可是你到底殺到了沒有呢？

正明 這一次我雖然沒有殺成，可是總有人會殺死你的。

殿虎 住嘴，說！你們革命黨總部在哪兒？哼！革命革命，你們是白送性命！毛

頭小伙子居然想造反！

正明 不要得意，你們的末日就要到了。

殿虎 哈哈！今兒就是你的末日，馬上送你回老家去。

菲莉 （着急）什麼……幹嗎這麼急？讓他全供出了殺也不遲。（故意）倒要知

道他爲什麼行刺，有什麼同黨，也好一網打盡。

殿虎 砍了拉倒，還要問什麼？

菲莉 （假作兇狠）我要問問，不能這末便宜了他。

正明 你們想使我痛苦，然後招供嗎？哼！打死我也不招。

殿虎 （站立）我馬上殺了你。

菲莉 沒有這麼容易。

殿虎 爲什麼？

菲莉 (急，找詞) 總得問出個底細來，我看他一定不止一個人，不能把他們輕易放過。

殿虎 (憤憤地) 也好。

菲莉 等下讓我親自來問他，我有辦法。

殿虎 (微點頭，對外) 來人！

(兩衛兵上)

殿虎 押他下去！

(二人押正明下)

菲莉 要嚴加看守，別讓他跑了！(跟着下去)

殿虎 (喘了一口氣) 樹本是……我……一個替身。(摸摸桌上刀搖頭) 兇手！

(又掏出槍來，看，恐怖地) 兇手！我的替身！(突然想起) 我好像在那兒見過……這個漂亮小伙子。……菲莉……(懷疑地) 菲莉，菲莉。(回頭不見菲莉) 她跟着走了？

(阿四上)

阿四（垂手而立）老爺！

殿虎 幹什麼？

阿四 王副官來了，說有要緊事要馬上見老爺！

殿虎 又是什麼鬼事！

阿四 王副官是連夜趕來的，請老爺就去。

殿虎 討厭，我就來。（阿四要走）你去看看那個革命黨，別讓他逃了，太太有

沒有跟他說話，說什麼全告訴我。

阿四 是。（下場）

殿虎 媽的，這末深更半夜，渾蛋！（下場）

（不一會，菲莉上）

（她先走到沙發前，坐下，馬上又站立起來，走到窗邊，向窗外看，不勝焦急的樣子。然後，又走到通到大客廳的門前垂幔邊，掀開垂幔，作傾聽狀。外面有人聲，她本來是要出去，現在只好折回。不知道如何是好，益發着急，突然外面又有什麼聲音，她驚惶起立，看看，沒有人，放了心，又回到原來的思緒，並且拿出項鍊，打開下面的墜子。）

菲莉（對着裏面的像片，點頭然後放下，喃喃地）這……這怎麼辦？（低低地）正明，正明……他是兇手，要拉去……槍斃！啊！不，不能。（又拿起像

(片)孩子……我只有這末一個孩子，十五年了，化盡了心血，受盡了煎熬，老着臉皮低頭生活……(對照片)正明，你怎麼做出這種事來，讓你媽……(把項鍊放在胸口。焦急而悽愴)苦命的孩子……我得救他，馬上救他！(返身，馬上掀開帘幔，阿四衝了出來，顯然他是一直站在門口)

阿四 太太！

菲莉 哦！——你給我去——去帶那個刺客到這兒來。

阿四 刺客？

菲莉 馬上去。

阿四 (遲疑)可是老爺……

菲莉 不管老爺不老爺！

阿四 老爺關照過，小的……

菲莉 快去，你忘了你的小命還是我救的。

阿四 小的不敢。

菲莉 去，我要提刺客來審問。

阿四 太太要這樣，自然沒有什麼說的，不過……

菲莉 有什麼事我擔戴！

阿四 那……那……小的就去。(下)

菲莉 (坐下) 這件事可得好好地去做，要做得什麼人都不曉得，連他也不靈道，渡過這個難關……

(殿虎忽忽地跑進來)

殿虎 (慌張地) 想不到，這末快……

菲莉 (故作泰然) 什麼事？

殿虎 革命軍已經打進城來了，這些渾蛋，不知道幹什麼的，一點消息都不靈通，早上總司令部還有電話來說是打了勝仗。

菲莉 什麼？那些兵，衛隊，還有大刀隊呢？

殿虎 全逃了，司令部全空了，我已經叫下人預備了車子，馬上趕到火車站，到上海去。

菲莉 馬上走？

殿虎 快，你快去收拾！

菲莉 不要那末慌啊！

殿虎 遲了怕來不及。他媽的，這班喫飯不做事的東西，碰到要緊關頭全都溜光了，我那銀行的存摺……重要的公文……(忽忽中閃下)

菲莉 (走向門口) 怎麼還沒有來，(焦急地) 索興叫他們放了他得了。

(阿四帶了正明上，他手被銹着)

阿四 太太，他們衛隊說，老爺……

菲莉 不許多話，馬上給我解下來。

阿四 那……那……小的不敢，這革命黨可了不得，剛才還潑口罵人呢！

正明 要殺就殺，你們把我帶來帶去幹什麼？

阿四 太太，你看，是不能放他啊！

菲莉 少說話，我叫你這末做，聽見了沒有？

阿四 是，太太。(解了正明)

正明 快點兒說，你要幹嗎？

菲莉 (對站在一旁的阿四) 出去！

阿四 要是那……(懷疑) 跑了……

菲莉 不會的，你在外面待着。

阿四 是。(下)

(沈默)

正明 (激昂地) 怎麼了？你要他們帶我到這兒幹什麼？快說！要命有的是，我

可不能受你們玩弄。

菲莉 聽我說！

正明 我沒有什麼要聽你說的。你想侮辱我，是不是？你？

菲莉 你只聽我幾句話，你不知道……

正明 我知道，你們想收買我，叫我供出人來。我告訴你們，我只是一個人，我是爲民衆除害。我知道你是死不要臉的女人……你是幫兇！

菲莉 （被他罵得說不出話來）你……你……你……你怎麼能……（痛苦異常）你知道我是誰，你又是誰？

正明 你是軍閥的小老婆，我是何正明。還有什麼？

菲莉 我是……不，你要相信我！

正明 相信你？

菲莉 嗯，我要放你走。

正明 （冷笑）不要想用好話來騙我。那怕你恐嚇利誘，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

菲莉 （難過地近乎懇求）少說幾句好不好？正明！

正明 （受了侮辱似地）我姓何！

菲莉 （順從地）何先生！我總要讓你活着，因爲……

正明 爲什麼？

菲莉 沒有別的意思。

正明 我不懂。

菲莉 我知道你不懂，我也不想要你懂，你是不會懂的，正明，哦，何先生！

（外面人聲嘈雜）

菲莉 你聽見嗎？

正明 什麼？

菲莉 那些人聲！

正明 是來抓我的？

菲莉 不，是革命黨，他們已經打進城來了，你難道不要跟他們在一起？

正明 （懊悔地）我不是跟他們一齊的。他們是真成功了。

菲莉 走吧！遲了懊悔也來不及了。

正明 來的時候我就抱定了必死的心，現在事已如此，我有什麼後悔？

菲莉 我是真心要放你走。

正明 爲什麼？

菲莉 現在來不及說，你也不用問，你只要記着，你應該活。

正明 這又是佈置的什麼圈套？

菲莉 不，絕不。相信我，相信我，我雖然是個不名譽的女子，可是……你快走，快走（推他）。

正明 我……（要走）

菲莉 再遲走一步你就沒有命了？

正明 奇怪！你爲什麼要這麼做？

菲莉 這不是問的時候！

正明 （站着）不行！

菲莉 快走。

正明 你們究竟做的是什麼花樣？

菲莉 是因爲……

正明 因爲……

菲莉 因爲你是……不，不，我不能說。

正明 你說出來，是不是因爲樹本，他在你面前說了好話？

菲莉 他會在我面前說好話？他已經死了。

正明 死了？

菲莉 不是你殺死的？井旁邊中了槍。

正明 我？沒有，沒有，我賭咒沒有。我們雖然吵過一次，可是我決不會殺他。菲莉 殺也吧，不殺也吧！我不要問你這些。

正明 一定得弄明白，我雖然要殺他父親，可是我還不會把他當做仇人看待，我知道他是個傻瓜，書呆子，爲了讀哲學弄得昏頭昏腦。

菲莉 不用管他，趕快走吧！（推門）從這裏出去，快！。

正明 不，我怎麼會殺死他？而且你說是中的槍，我身上就沒有槍。（指桌上刀）你看我只帶了這把刀，我沒有帶別的東西。我那兒來的槍？

菲莉 我相信你，聽我的話，走吧，你只要想想，闖下這個大禍就夠受的了，還不快走，他父親會饒了你？

正明 不行，我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冤有頭，債有主，這一點道理我還懂。我絕不怕死，但是我要死得個明白。

菲莉 真是……（異常焦急）你難道就一點不體諒我的心，你一個勁兒不想活命，要送死？

正明 我要活，可是我不能不明不白的偷生。既然選定了敲血鐘這種工作。我就不怕犧牲生命。

菲莉 你不能死。世界上人全死了，你也不能死。

正明 爲什麼？

菲莉 你這樣輕易地死去，難道可以對得住你家裏的人？

正明 我家裏的人？

菲莉 你的姨母……還有最最愛你的母親，她爲你流落在外，她爲你擔驚受怕，

把你扶養成人，天天暗地裏爲你祝禱……

正明 (疑惑) 你是……

菲莉 我是你的……

正明 啊？

菲莉 你的母親……

正明 (大驚) 什麼？

菲莉 (痛苦地，轉換說話) 結拜過的姐妹。

正明 哦！原來是這樣，那末我告訴你，我母親要我敢做敢當，將來做一番大作為。

菲莉 是的，是的，不過你忘記最重要的一件事。她要你活，她要你走，走！

(正在她推他出去時，阿四上)

阿四 太太！太太！

菲莉 你來幹什麼？

阿四 老爺叫你檢好東西快點上車。

菲莉 知道了……我還有幾句話沒有問好。

阿四 老爺叫太太把兇手交給衛隊斃了完事。

菲莉 我知道了，跟老爺說我就來！

菲莉 （看見阿四在那兒）還不快走！

阿四 是。（下）

菲莉 （着急地）你瞧，一分鐘也不能夠耽擱，再這樣下去什麼都會完了的，快！爲了你的母親，你得馬上逃命。

正明 爲了我的母親！可是你不要以爲我就跟這班軍閥了啦，我還得去幹！

菲莉 隨你怎麼都好，只要你現在馬上就走！

正明 要不是爲了我母親！我不會聽從你的說話。只有她才能使我的火性按捺下來。（走向門）

菲莉 那兒不行。（指臥室門）這邊走！你以後要記着，記着，記着！記着你的母親。

正明 不用你說，我是永遠不會忘記她的。

菲莉 將來你要告訴她，是我……

正明 自然，因為你有這樣的好心，你是我母親結拜過的姐妹。

菲莉 你知道你母親是什麼樣兒？

正明 沒有見過，可是我知道她是個天下最好看的婦人，因為她的心好，將來我總可以看見她的。

(向臥室門走去)

菲莉 只怕你母親再也看不見你了，回過你的頭來。

正明 呀？

菲莉 讓我再看你一下。

正明 太太，你是怎麼了，你是想起你那兒子樹本嗎？我賭咒，他的死，如果他真的死了，完全與我無關。

菲莉 是的，是的，一點不錯，今年你……

正明 二十一歲，你問這幹嗎？

菲莉 不錯，正明，……哦……何先生，你走吧，快走！離開這個黑暗的地方，到你們年輕人愛去的地方去！

正明 謝謝你的好心！太太。

菲莉 這邊走！

(外面有足步聲)

菲莉 快！

(殿虎跑上場)

殿虎 哼！菲莉！

(二人喫驚，只好停住)

殿虎 做得好事，想放走這個革命黨，他殺了我們的兒子，預備殺我。現在北伐軍已經打進了城，還不砍了他，你顧惜什麼？(對正明)你這混賬東西，居然想逃，憑你，就是長了翅膀，也飛不出去。

正明 (大怒)你這個狗東西，別想恐嚇我！我並不要求你開恩。(拿起刀)

殿虎 (掏出懷中槍)動，我就斃了你！

菲莉 (跑過去，阻他的槍)放下，放下，殿虎，聽我一句話。(對正明)你也把刀放下。

殿虎 哼！(鬆，放下槍)

菲莉 (把槍藏了)殿虎，是我要放他走的！

殿虎 (氣憤)阿四全告訴我了！

菲莉 (無言)

殿虎 你還要替他求情，哼！我看。你是看上他了，好不要臉！

菲莉 隨你怎麼說都好，殿虎，依我一次。只這一次。

殿虎 哼！這末一來我更要馬上殺了他。

菲莉 我求你，只要三分鐘，不，一分鐘，我再跟他說幾句話，然後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正明 你殺了我好了，我本來是要死的，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們這種假仁假義。

菲莉 不，不！（阻止他）不……不，不，你不能！

(外面人聲大作)

殿虎 我沒有這些功夫跟你們胡纏，給你三分鐘，你們有什麼儘管說好了，馬上我就回來！（對正明）好漂亮的小子，嘴裏說「視死如歸」，去他媽的吧。

(對外)阿四，叫衛隊在外面預備着，太太一問完就斃了他。

阿四 (在外)是。

(正明跟去)

菲莉 你到哪兒去？

正明 他不能這樣侮辱我，我不是貪生怕死的人，他能殺我，可不能侮辱我。你

不要阻止我！

菲莉 你現在還得走！

正明 謝謝你的好意，我死是死定了。

菲莉 沒有，你還能活。（向外）阿四！

（阿四上）

菲莉 你叫衛隊把守着外面的門。

阿四 可是老爺！……

菲莉 （怒）怎麼！你忘了。我只問你一句，你要不要腦袋？

阿四 是。（下）

菲莉 現在只要你肯，你可以活。

正明 ……（望着門外）

菲莉 不要緊，衛隊在外面不會知道，（低聲，一面向外看）我有辦法，你先到

我屋裏去躲着，我給你換套衣服，你不管碰到什麼人都不用理他，只說是太
太着你有急事，千萬不要多說話，性子急，跟他們叫嚷起來，讓他們知道是
你。我再給你一個符號。（對外）阿四！

阿四 （在外）是。

菲莉 (掀開帘對外) 叫衛隊預備進來，帶走犯人！
阿四 (在外) 是！

(人聲)

菲莉 他們走了，快，快！快走！(他遲疑) 不要遲疑，走！

(推他從右門面下)

(稍停片刻，只聽見外面人聲。遠處火光)

(殿虎跑上，見屋中無人)

怎麼？到哪兒去了！阿四！阿四！

(上) 老爺！

太太呢。

阿四 剛才還在這兒的！

殿虎 走了？

太太叫我去叫衛隊預備。

阿四 混賬東西，讓刺客逃了，你是幹什麼的？

阿四 那是太太……

殿虎 還不快給我各處去搜！

阿四 (向裏看，沒有) 沒有地方好逃啊！

殿虎 到太太屋裏去！

阿四 (打門) 門推不開。

殿虎 (向內) 開門！開門！(對阿四) 你推門進去搜！到花園裏去搜，非把他

抓着不可。這班革命黨，多殺一個是一個，只要還是我的天下，你們就休想活命！(走到門口，敲門) 開門！開門！

(菲莉推門出)

菲莉 什麼？

殿虎 你怎麼敢把他放了，(對阿四) 進去搜！

(菲莉阻門，不得入)

殿虎 讓開！

菲莉 除非你殺了我。

(二人堅持不下，虎用力推開她)

殿虎 快進去！

菲莉 他已經走了。

殿虎 走了？

菲莉 是的，走的那個通到外面的小門。

殿虎 (切齒) 好混蛋，做的好事！(對阿四) 快到外面叫人去！追！

(阿四下)

菲莉 殿虎，革命黨已經打進來了，我看，你已經是完了，還是讓他去吧！

殿虎 誰敢說我完了，我做了這麼多年司令，會喪在這班毛頭小夥子身上？哼！

(外面人聲更大，老張急步上)

老張 老爺！快逃，快逃，快逃，革命黨已經已經打進來了！

殿虎 慌什麼！說說清楚！

老張 快逃，太太！(對殿虎) 他們到處找人殺，還口口聲聲地要老爺，快！老

爺，逃吧！

殿虎 什麼？打進來了！(驚惶) 車子呢！他們預備好沒有？

老張 預備好了，剛才車夫說火車已經不通了，我們得乘汽車抄小路走。

殿虎 (要走) 便宜了這小子！

(外面有「打倒王殿虎」聲)

殿虎 哼！怕你們的不是老虎，哼！我是老虎。(對菲莉) 你不走？(菲莉搖頭)

好的，你撇開了我，你放走了兇手。樹兒被殺了。(傷感地) 只剩了我，我

還沒完，沒完。（竭最後的力量）我要跟他們拚，我不會完。（踉蹌下，老張隨後）

菲莉（看他們走後，反倒泰然起來）讓革命黨來吧！全來吧！（坐下）

（阿四抓了正明上，他已換穿短衣，菲莉大喚一聲）

阿四 老爺！老爺！

菲莉 什麼？（對正明）你！

阿四 外面盡是革命黨，老爺！他可是給抓着了，現在擱在哪兒？

菲莉 老爺逃了！

阿四 那末……

菲莉 你還不逃命，直等革命黨砍了你？

阿四 逃命！誰不要命？我自然要命！（抱頭下）

菲莉 怎麼你又回來了？

正明 你們的鬼計，那籬笆根本跳不過去。他們抓着我，我跟他們吵了起來。

菲莉 你的符號？

正明 我恨不得殺了他，還給他什麼符號！

菲莉 你太性急。現在是完了！不，沒有完，革命黨已經打進花園裏來。你正可

以加入進去。

正明 不行，我沒有臉見他們！剛才我好像看見革命黨裏面有我的妹妹。

菲莉 去。我們去，去找她，我們一齊去過新的生活。

正明 一齊……？

菲莉 可不是，我們三個人。

正明 什麼？

菲莉 讓我照顧你，我愛護你！

正明 （誤會）哦！原來是這樣的。你這個下作的女人，這末荒淫無恥，虧你還有臉說出這種話來。你要救我，原來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早就看透你，軍閥的小老婆，醜態卑鄙的東西，你污了我的清白。

菲莉 不，不，不要罵我，你不知道我的心。

正明 你有什麼心？

菲莉 不要這樣說，你不知道，爲了你！我會經流過多少眼淚，嘗過多少辛苦！

正明 你還有臉說這樣喪盡廉恥的話？

菲莉 不要罵我，爲了你和招弟。

正明 我妹妹？

菲莉 對了，我不要她做工，希望她嫁一個好人家。不要跟着那個工人厮混。

正明 這些事你全知道。你是誰？你不是我姨母的結拜姊妹！

菲莉 不要問我。你只要想想，爲了她好，將來的前塵，我要毆虎殺了那個叫趙明順的工人。

正明 (大怒) 是你的主張？

菲莉 等我說完！

正明 你這殺人的兇手，你這無惡不作的東西，我非殺了你不可。(拿起桌上的刀)

菲莉 不能，你還不知道，你做的是什麼事？

正明 我是殺死一個不要臉的，沒有心肝的娼婦，她是殺害革命黨的劊子手，她是我的仇人。

菲莉 啊，天啊！你怎麼好這樣說！

正明 你還有什麼話說！(拿刀對準她心胸)

菲莉 不，不！(退)

正明 你是逃不了的。

菲莉 (躺在沙發上) 天啊！我爲你受了那末多苦，難道你竟要這樣來報答我嗎？

正明 好不要臉，你是什麼人？居然臨死的時候，還要賣弄風情，去你的吧！

菲莉 不要那樣，難道你就不想想你的母親。

正明 不許提到她，你這骯髒的嘴。

菲莉 你的母親……

正明 （大怒）你這狗女人，敢提起我母親，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好跟你比！

虧你說得出口。

菲莉 我是……

正明 你是天下最陰狠的騷女人！

菲莉 你不能殺我！

正明 我就是要殺死你。（一刀刺去）

菲莉 正明，你……

正明 （發現了那項鍊）啊！你？……項鍊，項鍊，這是我送給我媽的，現在在你身上……

菲莉 正明，現在你是……明白……了。

正明 這……

菲莉 （慘笑）唉！

正明 媽，是你？是你？這能夠嗎？（撲倒她身旁）

菲莉 是的，孩子！

正明 （痛苦）怎麼了？媽！

菲莉 （掙扎）快走吧，離開我，快逃！

正明 怎麼不早說，不早說！（痛不欲生）天哪！

菲莉 你還是不知道的好，知道了，你會羞死的。

正明 啊！媽，我做了什麼事啦！我這個魯莽的人，荒唐的男子！媽！是我，是我做了這逆倫的事！

菲莉 不！不！

正明 媽！

（外面人聲大作）

菲莉 正明，快走！快走！要是你還是我的孩子，你給我快走！

正明 我不走，就是犧牲一切，我也心甘情願。（爲她紮傷處）

菲莉 走吧！他們要進來了，別給他們革命黨逮着。

正明 （抱起菲莉）我要送你出去，找醫生醫治。

菲莉 不用……這會連累了你。

正明 媽，不怕再多的阻礙，我也得衝出去。（抱起菲莉）

菲莉 快放下我！正明。

正明 不，只要我們能夠活着，媽。

（正明抱着菲莉走出門去，外面火光，人聲，喧騰異常，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樣）

——幕急下

第六場

仍然是王家花園井邊，

花園裏到處的燈光，電筒，火把；人的嘈雜聲，腳步聲充滿了全園，夾雜着遠處的槍砲聲。

不知道什麼地方火燒，染紅了半邊天，王殿虎踉蹌踉蹌地從小路上跑來，神色慌張，衣領敞開，頭髮散亂，臉上表現昏迷的神情。他喃喃地說話，半像是對自己，半像是對人，他老是不斷地掉頭，預防後面追上來的人。

殿虎

啊……哼……渾蛋！（從樹後小路上走了出來）四面都是……你們能把我怎麼樣？殺不盡的革命黨……赤化份子，你們闖到我的家來……噯，衛隊一個也沒有，全跑了。他媽的……共產共妻，共你娘去！敢打倒我，渾蛋王八羔子……走近我試試看。（側耳靜聽）。沒有。（回頭看）他們沒有追了來……哼！（坐下）我就在這兒，你們來吧！怕你們不是有種的。在我自己家裏，我爲什麼要逃？要我讓你們，談也不用談！（突然發現衣服破了）啊！撕破了幾個窟窿，（看鞋）丟了一隻鞋，到哪兒去了？（噓了口氣）這

麼累，我走不動了。算算看，我走了多少路？盡是些膽大妄爲的叛黨，起來造反……佔領了司令部，打到我公館裏來。……啊！（喃喃地）沒有一個人，全逃光了，啊！（擡頭四面看，）什麼，（驚惶起立）我怎麼跑到這兒來，（發覺身邊就是井欄）我是坐在井欄上。（趕快走開）這井，啊！不……趕快離開這兒……一家三口……鬼……鬼……鬼，啊！（畏縮）這麼黑漆漆地，看不見一件東西……（好像聽見什麼了）什麼聲音？（傾聽）誰來了？（大聲）誰？（自語）沒有人，（猜疑）明明聽見脚步的聲音，（遠處人聲）是他們來了！他們不會知道我在這兒。你們來吧！我不怕你們，我親手打過多少次仗，帶着幾連弟兄，在戰場上跑來跑去，剖開人心抄菜喫，誰不知道「老虎」的威風！哼！你們敢動我一根汗毛。「太歲頭上動土」（樹後出現幻影）誰從那樹後出來了？喂……！你是……喂……不像革命黨，什麼，你是……（逼視）要跟我作對？不要走近我，當心我的槍！……什麼，你站在那兒不動？幹什麼？呀！你是從井裏走出來的？（大驚，對幻影）你不是人。那你是什麼？……呀！（驚恐，畏縮）不行，不行，你不能……（幻影像是逐漸逼近他，他退到樹邊，碰到一棵樹）哎喲！（轉身，迷惑着）誰敢攔阻我！（對樹）你跑到這邊來了，（向右走）什麼，你跟着我不

放鬆？（向左走）你逼得我沒有路走，你要把我怎麼樣？是要我跟着你去嗎？再也做不到，那還早着，牛頭馬面也沒有辦法，只好乾着急。哼！怎麼樣？……你那麼瞅着我幹什麼？……（突然看清楚了似地）榮貴，是你的臉色那麼難看，爲什麼那麼狠狠地看我？……不錯，你的兒子也正是我的兒子，我沒有虧待他，他本來可以傳宗接代！……可是，他已經死了。（痛苦地）我不是有意的……他死的好慘，你知道我也難過，我對不起你，（懺悔地跪下）我允許你……總要還清這筆債。（擡頭，彷彿看見了誰）樹兒，你回來了，（露出親愛的樣子）好好地聽我的話，我只有你這末一個兒子，好好長大成人……不要辜負你爹一番好意……什麼，你身上全是血？……啊啊！我……這不是我……（掩面倒地）

（僕老張上）

老張 老爺，（看見他在地）還不快走！

殿虎 （清醒擡頭）什麼，誰？

老張 老爺，是我，您怎麼還不走？

殿虎 革命黨呢？

老張 就在前面嚷嚷，您聽！

（遠處羣衆叫「打倒軍閥」！「打倒王殿虎」！）

老張 他們到處搜尋，要找人殺。

殿虎 要殺我？（膽又壯，拍胸）十八歲出來闖天下，打江山，一手也不知道殺

了多少好漢，我怕他們？

（「打倒王殿虎」聲較近）

殿虎 宰了他們，看他們還嚷不嚷。（要走，被老張阻止）

老張 老爺，他們人那麼多，您跑了去，這不是自投羅網？

殿虎 他們殺不了我，誰也殺不了我……

老張 馬上走吧！老爺！

殿虎 不要管我，讓我一個人走，我要堂堂皇皇地走！

（人聲）

老張 他們來了？

殿虎 先叫他們喫幾顆鎗子再說。（掏槍）

老張 不行啊！這樣驚動了他們，就逃不出去了。

殿虎 也好，留着等一會用。

（他又蹣跚踉蹌地從右下場，老張隨後）

老張 當心點，老爺！（下）

（火光更近，像流星似地交錯着，嘈雜的人聲，足步聲遍佈全園）

（不一會，一清和招弟帶領了幾個人上場。他們手中各拿東西作爲武器）

甲 這兒有口井，（用火照井）沒有什麼。

乙 他媽的難不成讓這傢伙跑了，衛隊騙我們。

一清 （回頭看）你們快到別處去搜！

甲 他能逃到哪兒去？

乙 抓着他，把他碎屍萬段，這才替老百姓報仇。

招弟 找了這些時候，難道真會放走了他？

乙 找到明天天亮也得把他抓着。（下場）

招弟 （四面查看）阿清，剛才在屋子裏看見什麼人沒有？

一清 全逃光了！

招弟 要是正明在這兒就好了，他路熟，準會沒有一個漏洞。

一清 可惜他不相信革命的力量。

招弟 他太固執了。打倒這班喫人的魔鬼，只有依仗大家的力量。

一清 這地方好難走。

（外面人聲，騷動）

一清 那邊抓着了什麼人了！

（他們從原路跑下）

（人聲稍靜。羣衆唱着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殿虎又從原路張惶失措地跑上，較前更爲狼狽，衣服破碎，身上染有血污。臉灰暗沒有人色，喘着氣，跌跌踉踉地又跑到井欄上坐下，現出疲倦昏迷的樣子。）

殿虎 這一下我可逃出來了，你們還能追得上嗎？好，讓我息息腳，跑了那末多路，算都算不出，記都記不清；好長的路，好難走的路。現在，唵，到底逃出來了。（用手擦臉上的血污）什麼！血，我受傷了？不要緊。我的鎗呢？（掏鎗）哈哈，在這兒。（風吹樹動，鶯鶯起立）什麼？誰又來了，（舉鎗，四望，這才發覺仍在原地方）什麼，我又走回來了，還在原來的地方！（指井）這不是那口井？（戰慄）呀！我沒有走出去，我明明爬過籬笆跳出了牆，這，誰又把我拉回來的？什麼，他媽的小舅子，這是怎麼回事？我的眼睛，我看錯了路？（不禁真地害怕起來）啊！好怕人！我「王殿虎」從來沒有遇見過這種稀奇古怪的事！（大懼）啊！什麼迷了我的眼睛，迷了我

的心？我還在這兒。井，這口井，（不敢走近牠，又好像有什麼拉他前去）哪兒有什麼聲音，（風）井裏有人嗎？他叫我的名字。（對井）我是殿虎，殿虎！

井內聲 ……殿虎，殿虎！

殿虎 他在叫我，你是誰，你聽……

外面人聲 打倒王殿虎！

殿虎 渾蛋，你敢打倒我？（對井，開槍）什麼？一點也沒有動靜，這聲音是從

哪兒來的？嘿，你這渾蛋，你，你！（對井）

井內聲 渾蛋，你，你！

殿虎 他媽的，誰？你想殺我，王八羔子。

井內聲 ……殺我，王八羔子！

殿虎（倒退，毛髮悚然）那是榮貴，是他！不錯，是他的聲音。（彷彿看見了誰）榮貴，你要向我討命，我早說過，不行，不行！你差着呢！（退）你再走近一步，我就開槍打破你的腦袋，呀！（開槍，幻影消失，喃喃地）什麼，鬼，鬼，呀！什麼東西弄得我昏昏沈沈的？（四面指）是你，是你，是你，你們這些沒頭沒手的革命黨全在這兒，我也不含糊。殺人像草的好漢，

會輓了心？不能，不能，（又看着一處）啊，你，你披頭散髮，想嚇我，走開。（老張急上）

老張 怎麼了？老爺，您還在這兒，您又跑回來了！

殿虎 （迷惘地）你是誰？

老張 老爺！

殿虎 說，你是誰？你是來要我的命的嗎？

老張 醒醒，老爺，老爺！

殿虎 （睜眼）誰叫我？

老張 我——老張。

殿虎 老張嗎？

老張 我們還沒有逃出革命黨的包圍呀！

殿虎 誰說的？

老張 您看，只要革命黨一搜到這兒，我們馬上就沒命了。

殿虎 （直立）誰敢？

老張 那些革命黨呀，他們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

（外面人聲大作）

老張 老爺，您聽，您聽。

（羣衆叫聲：「打倒軍閥，打倒王殿虎，鏟除封建勢力！」）

（稍靜）

老張 老爺，您聽見了嗎？

殿虎 可是白搭，他們沒有辦法找到我！

老張 不，他們全是有傢伙的。

殿虎 我的槍百發百中。

老張 您只一個人。

（人聲更近）

老張 老爺，快走！

殿虎 我就是不走。

老張 這……這……這不是急死人嗎？老爺，您這不是發傻。

殿虎 傻，誰說傻？……你記得那次我在關帝廟求的上上籤嗎？

老張 好像是……

殿虎 唸出來。

老張 「彭祖享年八百歲。榮華富貴無盡期，奉旨金翅大鵬鳥，玉帝仙人下書

時。」老爺高興得到處把這籤說給人聽。

殿虎（大笑）對了，對了，除了玉皇大帝誰也動不得我，那些革命黨算得了什麼？

老張 可是……可是……

（外面人聲鼎沸，突然天空中有一種極大的響聲，自遠而近，羣衆歡呼）

老張 糟了，糟了！他們來了！

殿虎 聽，那是什麼聲音？

老張 什麼？

殿虎 你聽，（指空中）天上，在天上。

老張（仰頭上看）是的，是的。

殿虎 好大啊，遮了半邊天。

老張 飛來了一樣東西。

殿虎 你看得出嗎？

老張（大驚）老爺，啊！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鳥！您看見了沒有？老爺，

你看見了沒有啊！

殿虎 鳥，什麼鳥？

老張 正是一隻大鵬鳥。

殿虎 是一隻大鵬鳥嗎？（驚恐異常，向天空看）是的，正是大鵬鳥，玉皇大帝差牠來接我了。

（天空機聲大作）

老張 一點不錯，是隻大鵬鳥。

殿虎 不，不，讓我看清楚。（爬到井欄上）是真的。

老張 牠在那裏向下看呢：黑翅膀，白肚皮，多大啊！牠叫着。

（那東西發出巨大的響聲）

殿虎 （手臂向上伸）啊，牠嘴裏說什麼？

（羣衆叫「王殿虎」聲）

老張 叫你的名字！

殿虎 真的，玉皇大帝派來接我了。（對天空）你來了，你倒底來了嗎？

老張 啊呀，丟下什麼東西來了？

（滿天飛着紙條）

殿虎 拾起來看，快！

老張 天上飛下紙條來，玉皇大帝撒下玉旨來了。

殿虎 上面寫什麼？

老張 (拾了一張唸)「……王殿虎……」寫着老爺的名字。

殿虎 啊，對了，這是玉皇大帝的玉旨，我說得沒有錯，我要去了，我要去了。

喂！(對天空)息下來，息下來！讓我先上去，上天去見玉皇大帝去，喂，喂，喂……

(他伸手向上，竭力向上，想望空中跳，可是一發便跌到井裏，只聽見水的聲音。)

老張 啊呀！老爺！

(他大叫，想跑到井邊，爲外面人聲所阻，馬上飛奔走開)

(這時，正明抱了菲莉上)

菲莉 不行了，放下我吧！

正明 媽，媽！就是跑到天邊，我也要帶着你。

菲莉 不要讓我累了你，孩子，你一個人走吧！

正明 息一會兒再走。(放了菲莉，自己跪在她旁邊)痛嗎？媽！

菲莉 遲了逃不出去，他們是……認……識……我的……(聲音微弱)

正明 媽，你現在怎麼樣了？

菲莉 我不行了。

正明 (跪下) 媽!

菲莉 (推開他) 正明，孩子，我唯一的孩子，我能死在你懷裏，已經心滿意足了!

正明 不，媽，(痛不欲生) 我做了什麼事呢，是我! 我是什麼人? 親手刺傷了自己的母親?

菲莉 十五年了，我含羞忍辱，就爲了你，現在你總算已經長大成人了我死也可以閉眼了……一個人……生在世上……總得爲……個把人活着，那末她……

正明 媽! 我早知道了多好啊! 我絕不會那末做，絕不會。我啊! 我是多末急躁……

菲莉 不，好孩子，你是我的孩子!……我要去了。

正明 不能去，媽，你不能去!

菲莉 我彷彿……看見……一塊安樂的……天堂。緊緊地抱着我，孩子，從前我是那樣地抱着你的!

正明 媽!

(人聲)

菲莉 快走吧，離開我……

正明 不能，媽！要走我們一齊走，逃出去，馬上逃出去！我要找醫生給你醫治，找盡世界上的醫生給你治，一定要給你醫好！

菲莉 （微笑）不要那末想，好孩子，你走吧，快走，趕快走，你將來還要做大事！替我們何家爭光！走吧！好好照顧你自己……

（天色轉成蔚藍）

正明 天快亮了，我就找醫生去。

菲莉 天還黑着，快走，要是他們到了……這兒，看見……

正明 我不走，要死，我陪着媽！

菲莉 不許這樣，我養育你那末些年……我是……要你……學……好，知道……有一個好……母親。現在……

正明 不，媽，你是我的好母親，世界上再沒有比你更好的好母親了。

菲莉 （消失了最後的力量）叫……叫……我……一聲。

正明 媽，好媽……

菲莉 天……真地……一點……一點……亮起來了。我……要去……

正明 等着，我要跟着你……媽……（拔刀自刺）

菲莉 （欲阻，無力）孩子，你，你……

正明 媽，我跟你一起去，到那個安樂的……地方……

（余一清，招弟上）

一清 （在入口處）有人！（用電筒照，走近）我說這兒有什麼響動。

招弟 （走到正明前）誰？（發現，大驚）啊！哥哥！

一清 （差不多同時）正明，你怎麼了？

正明 （用盡最後的力量睜開眼來）你們……

一清 革命軍打進來了，你看見了嗎？

正明 ……是……羣衆……的……力量……

一清 怎麼了！

正明 ……努力……去……幹，你們……

一清 你……？

正明 來………不及了……

招弟 （指菲莉）誰？

正明 媽！——媽！………妹妹………來……

招弟 （哭倒在菲莉前）媽！

一清 什麼……

菲莉 (喃喃地幾不可聞) 死的時候，兒女……都……在……身……邊……

(羣衆唱着歌走近，接着是叫口號的吼聲。)

菲莉 ……什麼？我……彷彿……聽見……雷響，春天……到……了嗎？

招弟 不，媽媽，那是羣衆的吼聲。

(天色漸明，東方一線魚肚，花園裏枝頭透出綠色，幾朵含苞未放的花在微風中搖曳。)

招弟 (望着滿園的朝氣) 春天是到了！

——幕下

(全劇終)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二十一日

3278 .

本劇演出，無論職業、業餘，均須徵得作者同意。

雷 春

版初月二十年十三國民

版再月十年五十三國民

角七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開 明 書 店 范 洗 人	吳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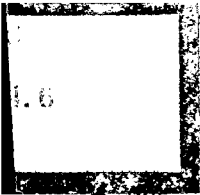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87P.) K

雷 D 225

1304

80



0 225
\$ 1.70